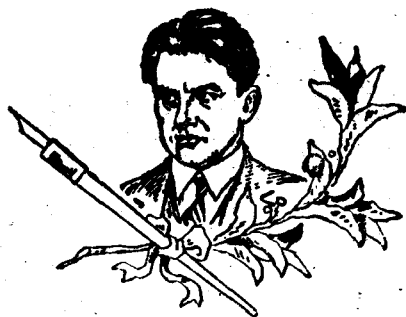


自我



譯 慈壽莊 著 基斯夫可雅瑪

社 版 出 代 時



己 自 我

譯 慈 壽 莊 著 基 斯 夫 可 雅 瑪

社 版 出 代 時

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О СЕБЕ

перевод Цжун Шау-цы

Шанхай

Энергия

1950

2-ое из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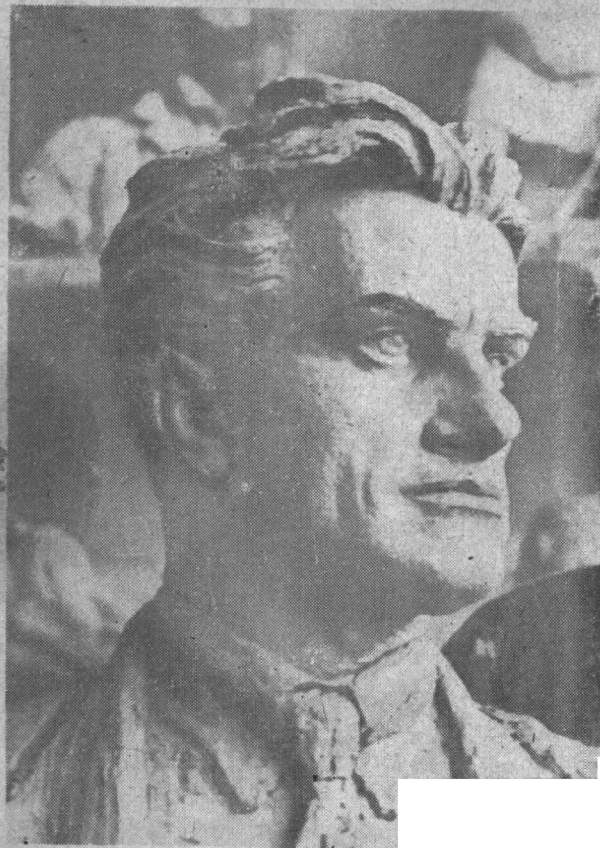
1949年9月初版
(4000册)
1950年5月版再
(2000册)

杭州分店
電話掛號：二二五六
電話掛號：二二四八
北京社
電話掛號：(五)一六〇〇
電話掛號：(五)一六〇〇

電報掛號：EPOCHPUBCOB
上海南京路三三七號
電話掛號：(五)二四三三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三三七號
電話掛號：(五)二四三三
翻譯者
姜莊芳
發行者
時代出版社
售者
瑪羅可夫斯基

我
自
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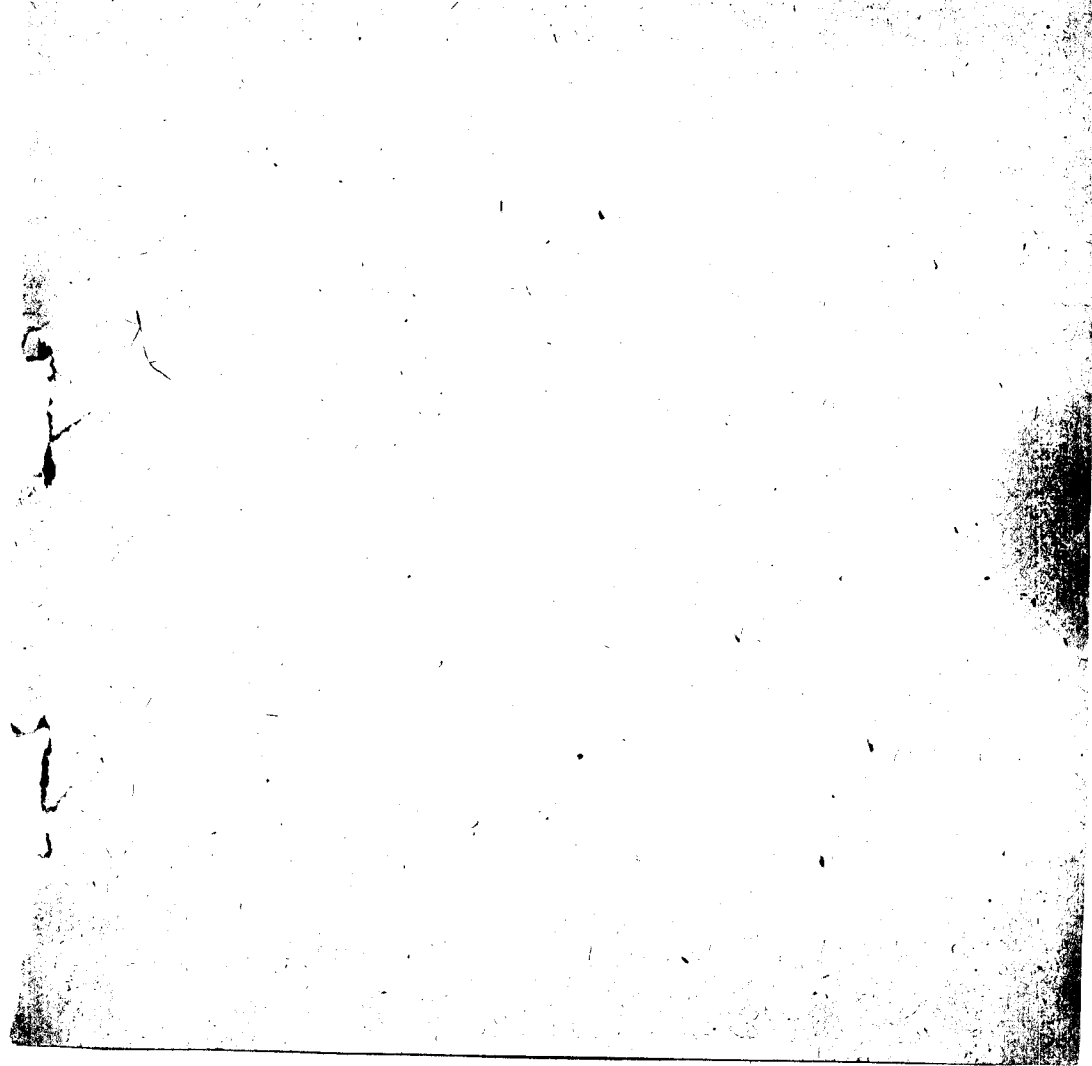


勃雅可夫 基像

恰·依柯夫作

己 自 我

基 斯 夫 可 雅 瑪



主 題

我是一個詩人，那是使我高興的事，那就是我要寫的事。也要寫我所喜愛的人，或是不顧一切的行險，或是關於高加索的美景——都將藉文字之形久遠地留存下來。

記 憶

布爾柳克說過，瑪雅可夫斯基的記憶就像通到波爾達

瓦的那條大路，——每個人都沿着這條路留下他的橡皮靴。但是我可記不清各人的嘴臉和日期了。我祇記得一些「世家」在一一〇〇年遷移到某處去。我記不起這件事的詳情，但是這一定是一件重大的事件。爲着便於記憶——「此事寫於五月二日。巴夫洛夫斯基。噴泉。」——這就完事了。因此，我將在時日之海裏自由自在地游泳了。

主要的事

生於一八九四或一八九三年的七月七日。——母親的說法和父親的記錄並不一致，但一定不會比這更早出世的。

① 布爾柳克 Burluk、瑪雅可夫斯基的一位朋友——藝術家和詩人。

② 瑪雅可夫斯基生於一八九三年七月十九日（舊曆七月七日）。

出世的地點是——喬治亞，庫泰西省，巴格達狄村。

家 屬

父：弗拉狄密爾·康斯坦丁洛維支（巴格達狄森林的
務官），於一九〇六年逝世。

母：阿歷克山德拉·阿歷克塞也夫娜。

姊妹：（甲）柳達。

（乙）奧列亞。

還有一個姑母安紐塔。分明再沒有別個瑪羅可夫斯基家的人了。

最初的回憶

圖畫的觀念。地點不知道了。冬天，父親訂閱着祖國雜誌。祖國有一個幽默而諷刺的副刊。它所談的和所希望的都是有一些有趣的事情。父親走着唱着：“Allons enfants, de la patrie……”^①祖國如常地寄到了。我把它翻開而且突然大叫：“多麼有趣啊！一個女人和一個伯伯親嘴哩。”每個人都笑了起來。後來，當副刊一到而且果真有一些可笑的东西的時候，才發覺他們不過一直是在拿我取笑。如此，便可看出我們對圖畫和幽默的觀念的不同了。

① 馬賽曲開始的一句(Allons enfants de la patrie)“Patrie”一字與俄語的「三次」同音。瑪雅可夫斯基的父親常常讀成“rachini”——俄語的「四次」。

第二個回憶

詩的觀念。夏天。很多的客人。高個子漂亮的學生——

B. P. 格羅希考夫斯基。他畫着圖畫。皮面的畫冊。紙張華麗。紙上畫有一個瘦長的人，不穿褲子，（也許是穿着一條非常緊的褲子）站在一面鏡子前面。這個人叫做「歐根·奧尼金」^①。鮑利亞和這張畫裏的人都是瘦子。一切都清清楚楚。我那時以為鮑利亞就是歐根·奧尼金這小子。三年來我一直都是這樣想。

① B. P. Glushkovsky, 瑪雅可夫斯基家的一位朋友。

② 歐根·奧尼金是普式庚詩體小說裏的主人公，瑪雅可夫斯基在這裏把他的姓名連寫在一起了。

第三個回憶

實際生活的觀念。夜裏，隔壁房間裏爸爸和媽媽不斷地低語着。談着一架鋼琴的事。整夜沒有睡覺。有一句簡單的話老是在我的頭腦裏盤旋。早晨飛快地跑過去：「爸爸，什麼叫做分期付款的辦法呀？」解釋頗使我高興。

不好的習慣

夏天。來賓的數目驚人。吃不盡的壽筵。父親誇說我的記憶。每一次壽筵上都要我背詩。我還記得在父親的生日所學習的一首詩：

「有一次，在那雄偉的

眷屬似的羣山之前……」e

「眷屬似的」e 這個字激動了我。它們是誰，我不知道，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它們却沒有和我遭遇過。後來我知道那就是「詩的」用字，便開始暗自憎惡它了。

浪漫主義的根源

最初的屋子，我還記得清楚。兩層樓，第二層是我們家住的，第一層是一所釀酒坊。每年一次推來幾大車的葡萄。葡萄被榨過。我吃，他們却喝。周圍全是巴格達狄附近一座極古的喬治亞砲台的領地，砲台的四周是一座方形的封建的

① 是萊蒙托夫的一首詩的起頭兩句。

② 「Kindrod」是俄文「Soplemenny」一字——是一個古體字。

城牆。城牆的四角都是放置大砲的台位。城牆裏面則是砲塔。牆外面是深坑。深坑外邊又是樹林和胡狼。突出於樹林之上的是山峯。草木茂盛，直長到最高的地方。山脊向北低下去。在北面的羣山間有一個峽口。那邊，我幻想着，就是俄羅斯了。曾熱切地渴望到那邊去。

不平常的事

七歲。父親總是帶着我，騎在馬背上，巡視他的森林。走到一個山隘。夜了。有霧。連父親也看不見了。山道很狹。父親的膀肘顯然是碰着了一株野薔薇。薔薇枝以它的刺刺着我的兩頰。拔出了刺，幾乎叫起來。傾刻之間，霧和雨都沒有了。霧一打開，在我們的脚下，比天空還明亮。那是

電燈光。納卡希柴王公的鉸釘廠。看過了電燈光之後，對大自然就失掉了興趣。太不時新了。

學 習

由母親和各式各樣的女親戚教讀。數學似乎是難以使我相信的。必須去數那分給孩子們的蘋果和梨子。可是我拿果子和把果子給人慣常是不數的。高加索的果子多得很。我高興地學會了閱讀。

第一本書

是跟鳥販阿加菲亞同一類的書。那時候我還遇到不少

● 鳥販阿加菲亞——是一本傷感的「高級的」兒童讀物。

這樣的書，我簡直什麼也不要讀了。所幸第二本就是堂·吉訶德先生。那才是一本書啊！做了一柄木劍和一個木盾，向一切的東西挑戰。

考 試

從巴格達狄遷居到庫泰西。受中學的入學試驗。通過了。題目是關於錨（我袖子上的）——答得很好。但是學校的神父問我：「奧訶（OKO）是什麼意思？」我回答是「三磅」（喬治亞語的意思）。那些慫恿的考試員們對我解釋說「奧訶」是古代教會的斯拉夫語，意思是「眼睛」。我終於祇有失敗了。所以我對一切古代的東西，一切教會的東西，以及一切斯拉夫的東西都懷恨在心。可能就是由此而產

生我的未來主義、我的無神論、和我的國際主義。

中 學

預備班——第一級和第二級。名列一班之首。回回是「優等」。讀着朱理·維勒斯 (Jules Vernus)。通常覺得一切都是虛幻的。有一位鬍子先生發現我有藝術天才他便免費教導我。

對日戰爭

家裏雜誌和報紙的數目增多了，有俄羅斯紀事報、俄羅斯語文、俄羅斯財富等等。一律全讀。激動之深，難以估計。繪有巡洋艦的郵政明信片是我的快樂之源。放大而且描

摹它們。俄語裏出現了「宣言」這個字。喬治亞人把宣言懸掛起來，哥薩克人却把喬治亞人絞死。我的友伴都是喬治亞人。我開始憎恨哥薩克人了。

達 法

我的姐姐來自莫斯科。她很歡喜祕密地給了我一些長的傳單。非常危險。到現在還記得。第一頁是：

「謝謝你，我的同志，謝謝你，我的弟兄。

趕快把你的鎗放在地上。」

還有另外的一張，結尾是：

「不然呀，唯一的路祇是——

把你的兒子、你的老婆和媽媽送給德國人。」

那就是革命，那就是詩，革命和詩不知何故竟混淆在我
頭腦裏。

一九〇五年

沒有求學的心情。分數很低。祇是因爲石塊打破了我的
頭（在里思河岸上和人家吵嘴）才通過了考試，——考試是
從寬的。革命在我是這樣開始的：我的一位友伴，愛錫多
爾，一位神父的廚師，赤腳跳上了爐灶——高興着亞列克漢
諾夫將軍的被殺，他是喬治亞的「綏靖者」。許多次的示威
遊行和集會我都參加，那是很好的。如畫一樣地想着那些
參加者們。無政府黨員是黑色的，社會革命黨人是紅色的，

① 是兩首有名的革命歌曲的歌句。

社會民主黨員是藍色的，同盟黨員是別的颜色。

社會主義

演說，報紙，從它們得到的祇是些不熟習的字和觀念。

向自己要求解釋。書店櫥窗裏有很多小冊子。「暴風雨中的海燕」^①，無數類似的書，全部把它們買來。每天六時起身，貪婪地閱讀着。第一本是：打倒社會民主黨，第二本

① 瑪勝可夫斯基這裏所說的是革命前小資產階級政黨，這些政黨在十月革命之後便參加了公開的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同盟黨——是喬治亞資產階級的國家主義政黨。

② 暴風雨中的海燕，此處並非指高爾基的那首詩，而是一個專門出版政治問題通俗書籍的書店名。

是：經濟學講話。我終身驚奇着社會主義者是多麼會解說事情和分析世界呀！我想讀一讀盧巴金著的讀什麼？^①讀他所推薦的書。有很多是我不能了解的。便提出問題來。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團體。他們正研究到歐佛特綱領^②的什麼地方是論「流氓無產階級」的。自以爲是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偷了父親的那些鋸過的鎗，帶到社會民主黨的委員會去。勒塞爾很使我喜歡。一定因爲他沒有生鬚鬚，年輕。我把勒塞爾當做了狄摩塞尼^③，要到里恩去作演說，覺得滿口

① 是一本通俗的閱讀指南。

② 歐佛特綱領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於一八九一年在歐佛特舉行的會議上通過的綱領。

③ 狄摩塞尼 (Demosthenes 384-322 B.C.) 是雅典的演說家。

都是石子。

反 動

照我看來，它是如下述情形開始的：在紀念鮑曼^①示威遊行的慌亂中，（也許是在警察襲擊之後），我（已經跌倒在地）覺得一面大鼓在我頭上重敲着。我非常驚慌，以為我自己是昏亂了。

一九〇六年

父親逝世。刺穿了他底手指（裝訂紙張的時候）。血液中毒。從那時候起，我就覺得釘針討厭。家道中衰。在父親

① 鮑曼 (Bauman)，有名的革命家，一九〇五年革命時被殺。

的葬儀之後，我們祇剩下三個盧布。出於本能地，熱狂地，我們出賣了桌椅。搬到莫斯科去。那兒甚至一個熟人也沒有，幹嗎？

旅程

巴庫是最好不過的。起重機、貯水塔、還有最好的香味——石油；此外還有草原。甚至還有沙漠。

莫斯科

投宿在拉蘇莫夫斯基。勃勞特涅珂夫家——這是我姐姐的朋友家。第二天早晨乘渡船到莫斯科。在波隆納耶街上租

● 拉蘇莫夫斯基 (Razomunsky) 靠近莫斯科的一鄉村。

了一層小屋。

莫斯科諸事

飯食很壞。每月得恩俸十盧布。我和兩位姐姐入學。媽媽找來一些寄宿者。房屋破朽。寄宿的是些窮學生。社會主義者。還記得瓦西亞·康狄拉基——我所見到的第一個布爾什維克。

快事

差我去買煤油。五個盧布，却找回了十四盧布五十戈比，淨賺了十個盧布。受良心的譴責。在店舖門口轉了兩次，——（已經信仰歐佛特綱領）。誰會吃虧，是店主還是

站櫃台的那個人呢？——私下問他——是店主——。買了四塊包着糖衣的甜糕吃。剩下的錢，便去巴特拉奇池划船花了。自那次以後就討厭糖衣的甜糕了。

工 作

家裏沒有錢了。不得不去燒木炭畫畫。特別記得復活節的染色蛋。他們是圓的，團團轉的，像門一樣的軋軋作響的。這種蛋在納格列那亞街上手藝品商店裏有得賣，每只價值十個到十五個戈比。從那時起，對比姆的俄國形式和手藝品便懷着一種神聖的憎恨。

① 巴特拉奇池 (Patriach's Pond) 莫斯科的一個水池。

② 比姆 (Elizabeth Bem) 一個以俄國形式作畫的藝術家。

中學

昇到高等學校的第五班。分數一次比一次壞。在書桌下面偷看反杜林論。

閱讀

文藝作品完全不看。看哲學。黑格爾。自然科學。但主要是馬克思主義。沒有一種藝術作品再比馬克思的序言更引起我底興趣了……，學生宿舍變成了祕密工作的中

● 瑪聯科夫斯基此處所指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論。

● 瑪雅可夫斯基此處顯然是指馬克思資本論的序言，瑪氏能够背出這個序言很長的幾段。

心。讀巷戰戰術等等。藍色封面的列寧的兩個策略，還記得很清楚。我讚賞那書的頁邊已被切過。因為要秘密偷運的緣故，這極度合乎經濟的審美觀。

第一首半調子的詩

第三高等學校出版了一本秘密的刊物叫做澎湃。我有點感奮。別人能寫，難道我就不能麼？開始瞎寫起來。結果是寫得非常革命而且非常可怕。現在一行也記不起了。又寫第二首詩。結果是抒情的。覺得此種實踐與我的「社會主義者的尊嚴感」不一致，這樣便壓根兒不寫了。

一九〇八年，參加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受商業和工業部的試驗。通過了。做了宣傳家。在麵包師中間實行宣傳，然後在鞋匠中間，最後是在印刷工人的中間。在全城大會上被選入莫斯科委員會。在「康斯坦丁同志」的假名之下進行工作。

被 捕

在格魯志尼^①的搜捕中被拘。地點是我們非法的印刷廠^②。嚼碎了筆記簿而且吞嚥下肚。那裏面裝訂着許多的通

① 格魯茲尼（Gruzini）莫斯科的一區。

② 瑪雅可夫斯基第一次被捕是在一九〇八年三月廿九日，正當布爾什維克黨莫斯科區委員會所主使的一個秘密印刷廠被破獲的時候，其時他才十四歲。

訊地址。勃萊斯尼亞警察局。秘密警察。蘇斯契夫斯卡雅警察局。檢察官波爾坦洛夫斯基（顯然他自以爲是狡猾的）要我依照他口授的話寫口供！我的罪狀是寫宣言。老是寫錯字，寫成「社回明主黨」。這巧計欺騙了他們。便取保釋放了。詫異的是在警察局裏竟找到阿志巴綏夫的沙寧。並且把它讀了。爲着某種理由，這書在每一個警署裏都找得到。顯然是
一種靈魂的拯救。

釋放了。做了一年黨的工作。

● 沙寧 (Sainin)，是阿志巴綏夫的一部反動的、半猥褻的小說。在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被壓制之後，意識形態混亂而且絕望的時期中，曾投合俄國一部份的智識分子的時好。反動者甚至時常直接地利用這部小說以遂他們的目的；在警察局中就將它給政治犯們閱讀，以使他們「感化」。

第二次被捕

我們的房客們在塔干加監獄。地下面挖地道。爲的是解救女囚犯。佈置諾汶斯基監獄的越獄成功。忽然將我逮捕了。搜出了手鎗和非法的文學書籍。我不願被囚。在裏面亂吵亂鬧。從這個警署移到那個警署——巴斯瑪納耶、梅希強斯卡雅、姆耶斯尼茲卡雅等等。最後是到了布提爾基。關

● 塔干加監獄是莫斯科的一所監獄。

● 事實上這是瑪雅可夫斯基的第三次被捕，他第二次被捕是在一九〇九年一月，但是因爲缺少證據，旋即釋放了。一九〇九年六月一日，他又第三次被捕，原因是與一個使幾位女政治犯越獄成功的團體有關。

● 布提爾卡是莫斯科的一個監獄。

在一〇三號獨身監房裏。

在布提爾基的十一個月

這是我最重要的時期。從事於理論與實踐的三年之後，開始大量地研讀文學作品。讀了一切最新的作品。象徵主義的貝萊、巴爾蒙特。分析那些形式的革新。但是這一切與我都不合。主題與形象都是取自不是我的那種生活。我也想那樣地寫，而是寫別的事物。然而發現像那樣地寫別的事物卻是不可能的。結果是寫了些平凡的、哭訴的東西：

森林穿上了黃袍和紫袍

教堂的圓屋頂上，太陽的火光在映照

我期待着：但時光一月月地逝去了，
那數百個疲憊的日子呀。

滿本筆記簿上都是寫的這些詩句。謝謝那些典獄官們在
放我出來的時候把它拿去了。否則還要把它印出來哩！解決
了現代的作家之後，我便開始研究古典作家——拜倫、莎士
比亞、托爾斯泰。最後讀的一本書是——安那·卡列尼娜。
沒有讀完。夜裏有人來說：「收拾起你的東西吧！」所以不
知道卡列尼娜的事情是如何結局的。我被釋放了。本來要充
軍到吐魯康斯克。三年（祕密警察如此決定）。父親的朋友

吐魯康斯克 (Turkhanisk) 、西比利亞一城市，革命者均流放該地。

瑪克莫德畢珂夫說手鎗是他的，並商請庫爾羅夫把我釋放
了。

在獄的時候，他們還想追究第一次的罪案，——罪是
犯了，但是不足年齡。在警察的監視和親屬的担保之下，從
監禁中釋放出來。

所謂進退兩難

在激動的心情
大的作家。但是要
獲得了一種正確的

的作家，都是所謂偉
的容易啊！我已經
要藝術的經驗。我

● 庫爾羅夫 (Kurlov)

◎ 此處係指關於秘密印



從什麼地方獲得它呢？我是一個半生不熟的人。我需要徹底的訓練。我會被好幾個中學攆出來，甚至也從斯特勞諾諾夫

● 趕出來。留在黨裏就是說要做祕密工作。要做祕密工作，在我看來，似乎就是不能完成我的學習的意思。待我去做的工作——是終身寫傳單，以及把從那些正確的書上得來的觀念重新排列，而這些觀念我又不曾想得透。如果我所讀的東西一旦統統扔掉，我還剩有什麼呢？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也許它是落在一個孩子的手裏了。如果一個人控制得住自己的思想，那末這方法才易於運用。但是當遇到敵人的時候呢？總之，我不能寫得比貝萊好。他很神氣地說他所必要說的話

● 斯特勞諾諾夫 (Stroganov) 是一個工業藝術學校，瑪那可夫斯基在他最後一次被捕前曾在該校讀過幾個月。

——『我向蒼天拋起一個波蘿，』而我却嗚咽着：『數百個疲憊的日子呀。』別人留在黨裏是對的。他們日後還可以入大學（高等教育——我還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當時我實際上是很敬重它的）。

我能樹立起什麼來反對那曾攻擊過我的過去的美學呢？難道革命就不需要嚴格的訓練嗎？我到黨同志梅德維達夫那裏去；說我想創造一種社會主義的藝術。他笑了很久；說是沒有價值。我仍然以為他把我的價值估計過低了。我停止了黨的工作，安頓下來學習。

技術生活的開始

在我看來我是不能寫詩的。許多嘗試都可憐得很。便轉

到繪畫上去。從茹可夫斯基學習。和一些年輕的婦人們一道畫銀製茶具。在一年當中，認清了我該從事縫紉和編織。到凱琳那裏去。一個現實主義者。畫得很好。是一位非常好的教師。嚴格。

要求——做藝匠或是霍爾賓。一切美好的東西我都不能忍受。

最後的學校

畫了一年的「頭」。進了繪畫、雕塑和建築的學校。這是一個唯一不需品行優良證明書的地方。工作很好。看到那些模倣者受愛寵而那些有創作天才的人被虐待，很是驚訝。我由於革命的本性而袒護那些被虐待的人。

大衛·勃爾柳克

學校裏出現了一個布爾柳克。態度驕矜，帶着長柄的單眼鏡，穿着大禮服。一面逛着，一面哼哼咕咕。我曾侮辱過他。幾乎要動起拳頭來。

在吸煙室裏

Posh 集會，音樂會。演奏的是拉奇瑪尼諾夫的屍島。從不能忍受的旋律的無聊中逃了出來。布爾柳克在一分鐘以後也逃了出來。兩人不禁大笑，一道出去散步。

最值得紀念的一夜

談話。從拉奇瑪尼諾夫的無聊談到學校的無聊，從學校的無聊談到整個古典作品樣式的無聊。布爾柳克有着一個追過他同代人的名家那般的憤怒，我呢，則有着一個知道那舊時代之不可避免的命運的社會主義者的熱情。這樣便孕育了俄國的未來主義。

隔 日

第二天做好一首詩。不如說是雜碎。寫得很壞。沒有什麼地方發表。晚間。在斯雷坦卡林蔭路上。把我的這篇東西讀給布爾柳克聽，說是我的一個朋友寫的。大衛站停下來，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大叫道：『是你自己寫的！你是一個天才！』這個誇張的、過份的稱呼使我大喜。那一晚，非

常突然地我變成一個詩人了

布爾柳克的古怪

早晨，布爾柳克將我介紹給一個人，吹噓道：『你不認識他嗎？我的天才的朋友，有名的詩人瑪雅可夫斯基啊。』我想阻止他。布爾柳克却是個硬漢。與我分手的時候，他嚷道：『現在寫吧，不然我就要叫我像一個真正的大傻瓜了。』

每日如此

必須要寫。寫了我的第一首詩（作爲一個職業的詩人

——這詩是發表了）紅與白以及其他。

完美的布爾柳克

我現在懷着不變的敬愛想起大衛。一個奇怪的朋友，我底真正的導師。布爾柳克使我成爲詩人。他讀法國和德國詩人的作品給我聽。給我書。到處走走，談個不停。從來不肯讓我離開他的眼前。每天給我十個戈比，因之寫作時不致捱餓。

他帶我一同到新拜肯去過聖誕節。隨身帶着紅葡萄酒和別的東西。

「耳光」

從新拜肯回來。如果說觀念還不清楚，然而心情却沖淡

①「新拜肯」(New Bacon)是南俄的一塊領地，瑪雅可夫斯基的父親，是它的管理人。

了。赫萊布尼珂夫在莫斯科。他那靜謐的天才那時候完全被咆哮的大衛遮蓋了。這裏也有克魯欽涅赫——未來主義者，文字的詭辯家。

經過幾個抒情的夜晚之後，我們產生了一個聯合宣言。大衛搜集材料，抄寫起來，題名為給公眾嗜好一記耳光而發表了。

各事開始進行

● 赫萊布尼珂夫 (Khlebnikov) 俄國天才詩人，是瑪雅可夫斯基和布爾柳克的一位友人。

● 克魯欽涅赫 (Kruchenykh) 一位實驗派詩人。

● 瑪雅可夫斯基的最初兩首詩就發表在以此為名的一本詩集裏。

「鑽石賈克」^①舉行展覽會。大事辯論。我和大衛都作了激烈的演說。報紙上充滿了未來主義。言語都不太有禮貌。譬如他們就把我叫做「母狗的兒子」。

黃色工服

從沒有過一套衣服。只有兩件工服——很難看的東西。勉強的辦法是用一條領結來做裝飾。沒有錢。從我姐姐那裏拿來一條黃絲帶，把它繫在我底頸子上。得到熱狂讚賞。似乎一個人的最光彩、最美麗的東西就是他底領結了。顯然，若是你增加了領結的大小，你就增加了丰采。因為領結的大小是有限的，我便不得不倚仗我的鬼聰明了。我做了一件領

① 紙牌名，此處是一個青年藝術革新者的團體名。

結的襯衫和襯衫的領結。印象是——叫人不得不嘆服。

事出當然

藝術的參謀本部擺出他們的威嚇來了。勒伏夫親王，藝術學校的總監，向我們提議停止批評和煽動。我們拒絕了。

「藝術家們」的會議便把我們驅逐出了學校。

快樂的一年

漫遊俄國各地。到處演講。各省長官都謹慎提防。在尼科拉也夫，他們叫我既不要提到當局，也不要說及普式庚。時常一當演說者張開口來，警察就禁止我們的演講了。瓦西利·卡曼斯，最老的未來主義者，也來參加我們的隊伍。

對於我，這是一個從事形式的時期，熟諳詩歌的語言的時期。

出版家都不與我們接觸。他們那資本家的鼻子嗅出我們都是放炸藥的人。他們不買我們一行詩。

在莫斯科的時候，我們通常是住在林蔭路上。

這一時期最特出的事件是悲劇弗拉狄密爾·瑪雅可夫斯基演出於聖彼得堡的明月公園內。它被譏笑得體無完膚。

一九一四年開始

● 悲劇弗拉狄密爾·瑪雅可夫斯基是瑪雅可夫斯基第一部重要的作品，一九一三年十二月，由一個藝術家的團體「青年同盟」在聖彼得堡演出。

有了藝人生活的感覺。能夠把握住我的主題了。發生了主題的問題。非常迫切。革命的主題。我正在熟思着：穿褲子的雲。

戰 爭

興奮地歡迎它。最初是想到它那裝璜的和熱鬧的局面。寫成宜戰了詩一首。畫那些定做的招貼。

八 月

第一次交戰。戰爭的恐怖迫在我們眼前。戰爭真可惡，

● 是此詩的原題，檢查官禁用，改爲第十三使徒（The Thirteenth Apostle）。

後方更是可惡。要想談戰爭，就得去看看它。想報名參加志願軍，沒有錄取——不信任我。

即使是莫爾狄上校，也有個好理想啊。

冬 季

厭惡而且憎恨戰爭。寫了『啊，閉起來呀，啊，閉起報紙的眼睛來呀』和別的詩。

完全失掉了對藝術的興趣。

五 月

● 莫斯科秘密警察的首領。

● 錄自被德國人殺害了的母親和黃昏一詩。

得到六十五個盧布。到芬蘭的訶克喀拉去。

訶克喀拉

七友制（七人循環）。建立了七頓大餐的友誼。星期天「吃」朱可夫斯基。星期一吃伊夫雷依諾夫，等等。星期四差一點——吃雷平的素菜。在一個未來主義者看起來，身長六呎以上之人便什麼事也不能做。

傍晚總是沿着海灘漫步。寫了穿褲子的雲。

對於即將來臨的革命的了解增高了。

● 朱可夫斯基 (Zhukovsky) —— 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文藝批評家和歷史家、瑪麗可夫斯基的友人。伊夫雷依諾夫 (Ereimov) —— 管理人。

雷平 (Repin) —— 俄國名藝術家，是一位素食主義者。

旅行至莫斯托馬基。遇見瑪克沁·高爾基。把「雲」的幾部分讀給他聽。高爾基感動了——伏在我的肩頭啜泣着。這首詩感動了他，我微覺驕傲。

新諷刺

六十五個盧布很容易而且毫無痛苦地花完了。驚訝於什麼東西都吃。開始給新諷刺寫稿。

最愉快的一天

一九一五年七月。認識了L·Y·和O·M·布涅克。

① 新諷刺 (New Satirikon) —— 一個諷刺性的週刊。

② L·Y·和布涅克 (O·M·Brik) 都是瑪雅可夫斯基的密友。

徵 調

被徵進了軍隊。不想到前綫去。假裝我是一個圖樣師。夜間跟一個工程師學會了畫汽車圖樣的方法。要想使作品發表是格外困難了。士兵是不准許發表作品的。只有布涅克才使得我快樂起來。他以五十戈比一行把我所有的詩統統買去。發表了脊柱的笛和穿褲子的雲。「雲」變成了輕羽一般。檢查官吹穿了它。一連六頁都佈滿了虛點。

從那時起就恨虛點。逗點也一樣。

士 兵 生 活

患疥癬的時期。給上司們畫肖像（企圖避免兵役）。戰

爭與和平在我頭腦裏生長；
一個人——生長在我心裏。

一九一六年

完成了戰爭與和平。稍後，又完成了人。在年代記^①上發表了幾部分。倔強地規避兵役。

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① 戰爭與和平和一個人是瑪耶可夫斯基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所寫的兩首長詩。

② 年代記(Annals)是高爾基主編的一個雜誌，一九一六年檢查官蔡登職爭與和平，革命後才發表的。

乘汽車到國會去。進了魯德茲揚珂的辦公室。見了密留珂夫一面。他沒有講話。爲着某種理由我以爲他是口吃的。一小時以後，我們都吃得挺飽的。離去。管理了幾天汽車學校。古奇珂夫在古奇珂夫化了。從前的軍官階級像往

● 魯德茲揚珂 (Rozianko) 是第四屆國會的主席。

● 密留珂夫 (Milyukov) 是俄國自由主義的領袖，俄國帝國主義意識上的代言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曾任第一次臨時政府的外交部長，十月革命後，曾挑動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反革命戰爭，並支持外國的干涉。

● 古奇珂夫化 (Guchkovize)，是瑪羅可夫斯基從古奇珂夫這個名字而發明的一個動詞。古奇珂夫是一個有勢力的莫斯科實業家並且是一個著名的布爾喬亞政治人物，在二月革命之後，他是克倫斯基政府的陸軍部長。

日一樣地在國會裏趾高氣揚。在我看來，社會主義者顯然是不可避免地要代替了他們。那些布爾什維克們。自革命以來就在寫着一首史詩——革命。讀關於藝術的布爾什維克約演講詞。

八月

俄羅斯漸漸與克倫斯基分離了。他不再令人尊敬。離開了新生命。構想着滑稽宗教劇。

瑪雅可夫斯基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寫這部史詩革命，發表在高爾基主編的雜誌新生命上。

滑稽宗教劇 (Mysteria-Buff) 是一部戲劇作品——「是我們這時代英雄的、史詩的而且諷刺的代表作」。

十月

接受還是不接受呢？在我（亦如在其他的莫斯科未來主義者們）從來不會發生這樣的問題。這便是我的革命。到斯莫爾尼去。工作。到我面前來的一切工作都做。許多會議開始舉行了。

一月（一九一八年）

訪問莫斯科。演說。晚上——都是在納斯達辛斯基·派留羅克街上的詩人咖啡座（今日沙龍咖啡座的革命的祖母）

● 斯莫爾尼（Smolny）——是十月革命時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所在地，是領導十月革命的中心。

●。寫電影脚本。自己參加表演。給電影院畫招貼。六月。又回到聖彼得堡。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寫完滑稽宗教劇。朗誦它。關於它有很多的議論。寫過三次，總算錘鍊成功了。後來被馬克貝斯們所代替。

一九一九年

● 詩人咖啡座 (Poet's Cafe) 是由卡曼斯基、布爾柳克、瑪雅可夫斯基 諸詩人所組織的一個咖啡座。

● 瑪雅可夫斯基 曾為少婦與無賴、不為金錢而生 (根據買克倫敦的馬丁·伊頓改編) 及披細絲束縛着三部影片寫過脚本並扮演主角。

帶着滑稽宗教劇和我別的東西，跟同志們到各工廠去。

在維傑區（在列寧格勒）有熱烈的歡迎，組織了一個“Com-
fut, e”。我們出版了公社藝術^①。學院分裂，春天遷居到
莫斯科去。

頭腦裏裝滿了「150,000,000」^②。在ROSTA^③幹
宣傳工作。

① Comfut 爲英文 Communist Futurist 之首寫。

② 這是瑪雅可夫斯基在上面寫文章的一份專門討論藝術問題的報紙，出現
於一九一八年及一九一九年。

③ 「150 000 000」是瑪雅可夫斯基的一首詩名。

④ ROSTA 是「俄國電訊社」的縮寫，當時該社從事鼓動的藝術工作。

一九二〇年

完成「150,000,000」。不以我的名字發表。希望有人願意續寫或是改作。沒有人願做，但是大家都知道這是誰寫的。完全一樣。現在是以我的名字發表了。

日以繼夜地在ROSTA。各式各樣的坦尼金們。都在猖獗着。寫文章而且畫諷刺畫。作了大約三千幅招貼畫和六千幅標題畫。

一九二一年

突破了糊塗的籬牆，憎恨官僚氣息和頑固——給參加第

坦尼金 (Denikin) 俄國反革命白軍的將軍。

三國際第三次大會的代表們在「R·S·F·S·R·第一劇院」的舞台上和演技場內用德文演出滑稽宗教劇的第二種譯本。

開始給消息報寫文章。

一九二二年

組織了「M·A·F·書店」，集合了「公社」裏的

● 瑪雅可夫斯基於一九二二年初開始為消息報寫作。他發表在消息報上的

一首沉湎於會議的人們會得列寧的注意與稱賞。

● M·A·F·就是莫斯科未來主義者協社。(Moscow Association of Futurist)

未來主義者。阿謝也夫^①和其他的武裝同志們都從遠東來了。開始寫在我心中孕育三年之久的一篇東西，第五國際。這是個烏托邦，表現五百年以後的藝術的^②。

一九二三年

我們組織了L·E·F·E。「L·E·F·F·」就等於通過一切未來主義的手法而得到的偉大社會主題的總體。定義並不透澈。對於這有興趣的人應該讀一讀該刊的各期。

① 阿謝也夫 (Assolov) 蘇聯名詩人，是瑪雅可夫斯基的友人和同志。

② 瑪雅可夫斯基並未寫完此詩。

L·E·F·F·——左翼藝術戰線 (Left front of Art) 的縮寫，亦是瑪

雅可夫斯基主編的一個雜誌名。

寫關於這個。這是關於一般生活主題的個人的主題。

開始構思列寧一詩。L·E·F·的口號之一，而且是它巨大的成就之一，乃是擺脫了生產藝術的、亦就是構成派的、唯美傾向。詩歌的副刊是：煽動的文字和爲工商業的建立的鼓吹，亦即是廣告。除開詩歌上的墨守成規之外，我覺得我底「不在別處，只在莫塞爾勃魯姆」是一首屬於最高才能的詩。

一九二四年

在蘇聯經濟生活改革的期間，瑪雅可夫斯基曾爲國家商業機關用詩來寫廣告，不在別處，只在莫塞爾勃魯姆是瑪氏用詩寫的極有名的一幅廣告。

寫了紀念庫爾斯克工人^①。在蘇聯各處作了很多關於L·E·F.的演說。寫紀念歌——爲普式庚^②而作——以及一連串這類的詩歌。旅行到第佛里斯，寫了雅爾達——塞巴斯托波爾、塔馬拉和惡魔等詩。完成詩篇列寧。在許多工人的集會上朗誦它。關於這首詩我感到非常的振奮，因爲很容易將它改編爲一個詩歌小冊。工人們對它的態度使我高興，並且堅定了我那詩歌是必需的信念。到國外去旅行了很久。歐洲的技術，實業主義，想把這些跟仍然落後的古老的俄羅斯結合起來的任何企圖——這便一直是左派未來主義者的理想。

① 是一首獻給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們，庫爾斯克工人們的詩。

② 是一首爲普式庚一百二十五誕辰紀念而作的詩。

不願雜誌銷行的不太令人滿意的數字，L·E·F·却擴大了它工作的範圍。

我們知道這些數字常常不過說明了G·I·Z·這一個巨大而冷酷的機關表示出對某種雜誌缺乏興趣的官僚態度罷了。

一九二五年

寫了一首煽動詩飛翔着的普羅列塔利亞和一本煽動詩集

天神們，去你的吧？

環遊全球。在旅行開始時——寫成了我以巴黎為題目的幾首詩的最後一首。我想，而且正要放棄詩歌而寫散文。本

G·I·Z·——是國家出版局的縮寫。

年我一定要完成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環球旅行乃是重重的跌了一交。起初在巴黎被竊；其次，在半年的旅行之後，又跑回蘇聯來了。甚至也沒有到金山去（那裏曾請我去演講）。旅行了墨西哥、合衆國和一點點法國跟西班牙。結果——是寫了幾本時論式的散文。寫了我發現了美國和西班牙、大西洋、哈瓦那、墨西哥、美國等時。

在腦子裏寫出了一部長篇小說，可是沒有把它搬到紙上來。當把它寫出在我腦子裏的時候，就痛恨我所想像的東西，要求真正的事實和真正的姓名。順便說一句，這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還是有效的。

一九二六年

在我的工作中，我在自覺地成爲一個新聞從業員了。寫了許多小品雜文、標語。詩人們挖苦我，但他們自己却不能寫報章上的文字，因爲他們都把他們的東西發表在一些不負責任的報紙副刊上。在我看來，他們的抒情的渣滓真正是可笑。寫那樣的東西是太容易了，而且除去夫妻之外就不會叫人感到趣味。

給消息報及別的報紙寫文章。

我的另一樁工作：我繼承了中古浪漫抒情詩人和吟遊詩人的傳統。從一個城市漫遊到另一城市，朗誦我的詩。到過諾伏契爾卡斯克、汶列查、哈爾科夫、巴黎、羅斯托夫、第

佛里斯、柏林、喀山、斯佛德羅夫斯克、圖拉、布拉格、列寧格勒、莫斯科、佛羅內茲、雅爾達、埃夫、巴伐利亞、維爾特加、烏發等地。

一九二七年

恢復L·E·F·的出版（曾有一度想停刊），現在叫

新L·E·F·了。

它的主要綱領：反對藝術上的虛構、唯美主義的心理主義——擁護煽動的文字，高級的時論式和紀事式的作品。我主要的工作是在少共真理報。工作之餘寫好。

● 新L·E·F·於一九二七及一九二八年在瑪雅可夫斯基的主編之下出現。

好——是瑪雅可夫斯基爲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所寫的一首詩。

我覺得好是一首現今的綱領詩，和穿褲子的雲一類，但是爲着苦心製作紀事的和煽動的作品，我推翻了抽象的詩的手法（愛好誇張和自足的想像），而發明了輕描淡寫的手法。

我願苦心踴躍來做這一切。諷刺的感憤和細節的描寫，可以證明爲走入未來的一個確然的步驟。

其次，曾寫了一些電影脚本和兒童讀物。

我依然是個旅行的吟遊詩人，搜集了聽衆方面的大約二萬個問題。在想寫一本總的答覆（答覆那些問題）的書。我知道讀者大衆心裏是些什麼意思。

瑪雅可夫斯基總共寫了十五部電影脚本和十三本兒童讀物。

瑪雅可夫斯基想寫一部答覆無數的聽衆提交給他的問題的書，但是此書却沒有寫。

一九二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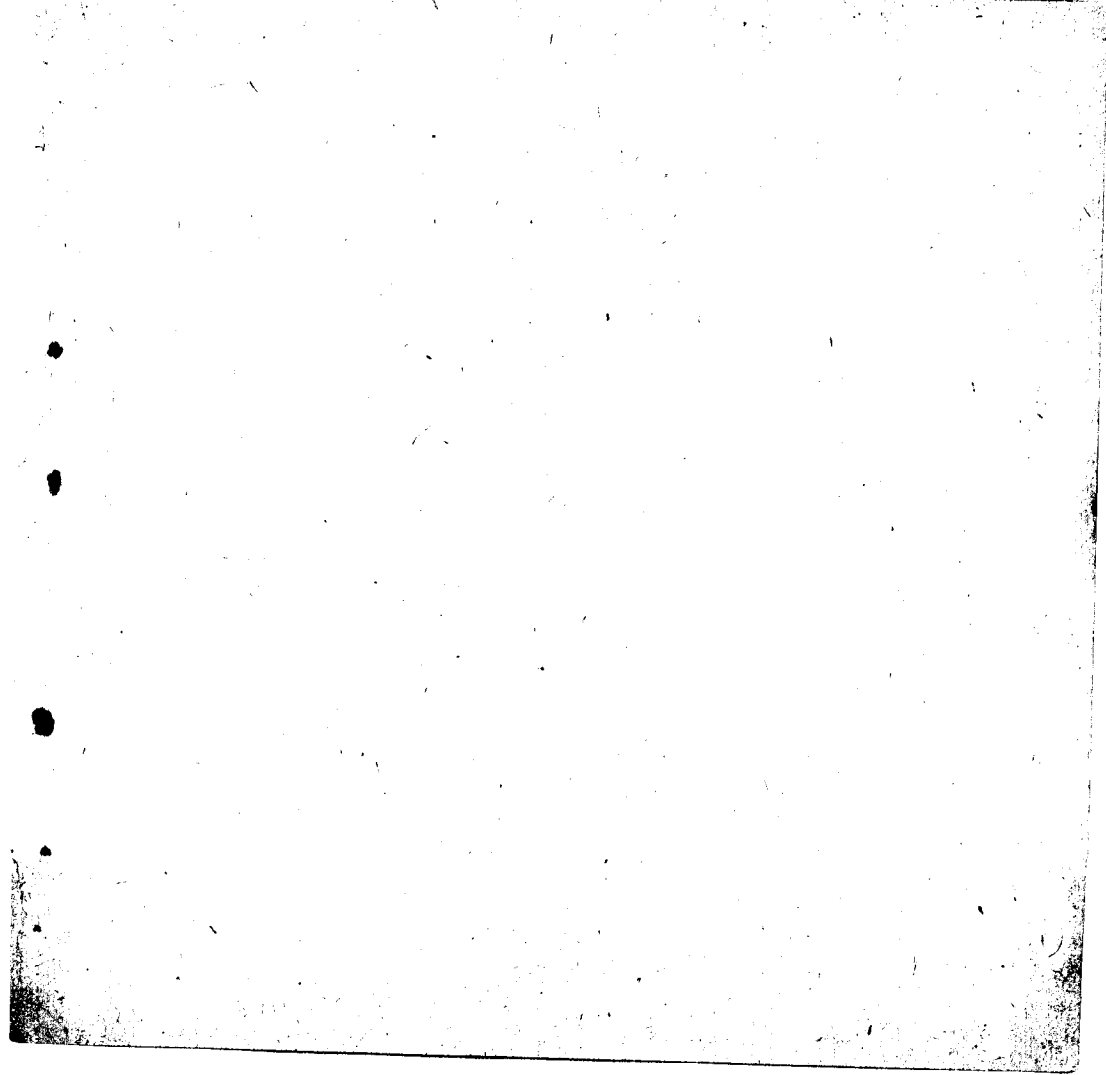
寫詩篇壞^①，是一個戲劇和文學的傳記。許多人都說過：『你底自傳寫得不嚴肅。』對的，我還未曾學院化，而且也沒有庸人自擾的習慣。不僅如此，而且我只有當事情熱鬧的時候才對自己的事發生興趣。各種文學，諸如象徵主義者、現實主義者等等的興盛與衰替，以及我們與他們的鬥爭——這一切都在眼前發生——構成我們歷史最重要時期的一部。須要把它寫出來，而我也願意寫。

——完——

① 這一首詩也沒有寫，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年，那羅可夫斯基寫了兩個劇本臭虫和澡堂，並且開始寫一首關於五年計劃的詩，實際上，他只寫了大聲疾呼的序詩。



• 錄 附 •



瑪雅可夫斯基的三次被捕

V·勃爾特梭夫

瑪雅可夫斯基在他的自傳裏，對於曾參加秘密革命活動的他那青年時期只寫了寥寥的數行；而且他所寫的又係片斷，並不頂清楚。大概，他是不喜歡多說他過去和革命活動的密切關係，即使在他自己的作家羣中也不大愛說。他的這種態度，顯然不祇是由於謙虛，同樣也是由於對他參與革命的奠基工作看得很嚴肅的緣故。然而，在談話裏所不說的，

却一再地在他底詩歌裏，特別是他底抒情詩和諷刺詩裏，表現出來了。

究竟瑪雅可夫斯基在革命運動當中盡了怎樣的任務呢？在年紀這般輕的時候，一個人似乎總不能完全理解他行動的意義。在一般人，這也許是對的，但在瑪雅可夫斯基則不然。瑪雅可夫斯基達到政治的成熟期是像暴風雨一般的，而且以通常的標準判斷起來，是在年紀很小的時候。這理由可以從他個人的氣質上看出來，同樣也可以從他幼年和青年時代的環境中看出來。

當然，證明詩人瑪雅可夫斯基是一個老資格的布爾什維克並不比了解他底生前歷史更必要，然而，他底革命活動和他對馬克思學說的熱忱，在他發育的時期有着無限的影響

響，這却是無可懷疑的。

第一次被捕

一九〇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從前莫斯科郊外一條叫做諾伏渠金斯基的僻靜的小街上一間木屋中，警察設下了埋伏。莫斯科的「奧赫拉納」接獲一個報告，說有一個俄國社會民主黨莫斯科委員會違法的印刷所，設置在這屋中一個裁縫師傅李別兌夫的住屋裏。警察在前一晚就已經搜查過屋子，在一隻屬於拉甫·謝吉托夫的大衣籃裏發現了一套宣言的活字版和校樣，謝吉托夫在這事件的六個星期以前才向李別兌夫租了這間房。謝吉托夫和他同房的人，一個青年印刷工塞爾介

● 「奧赫拉納」是當時的祕密政治警察組織。

• 伊凡諾夫被捕了。因之，裁縫師傅和他的老婆都怕得要命。

裁縫師傅的老婆當搜查的時候，看到那些撒下來的鉛字，這才明白她有一次給謝吉托夫打掃房間時所看見而且從垃圾中檢起來放在窗台上的那些奇怪的金屬小塊的用處。不僅如此，而且發覺他的名字可不叫謝吉托夫，而是鐵摩非·特烈馮諾夫，一個職業的革命者和沙皇與資本主義制度的老對頭，「奧赫拉納」已經追捕他很久了。

一個月以前，警察就已在波爾霞·古魯辛斯克大街發現過一所俄國社會民主黨莫斯科委員會的祕密印刷所。當印有「莫斯科委員會印刷所」字樣的傳單和宣言又復發現的時候，他們不得不停止慶幸他們的破獲了。在特烈馮諾夫的房裏——就在古魯辛斯克大街的鄰近——警察發現了他三月份

全部出品的樣本。有長狹條的傳單，那上面，俄國社會民主黨莫斯科委員會宣稱一九〇八年三月一日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創始人和國際勞工運動之思想的導師卡爾·馬克思逝世』的三十周年紀念日。莫斯科委員會號召工人們『在所有的作坊和工廠開紀念會來紀念這個日子』。有幾種標題爲資本主義的新攻勢的傳單，警告印刷業工人們雇主馬上就要聯盟休業。有幾份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工業區分部的機關雜誌工人之旗的第一版（一九〇八年），一切都是最新的；沒有一樣是三月份以前的。笨拙的警察密探用他不熟練的手推印了一張稿樣：款式非常之緊密，而且行款印得彎彎曲曲。但是，傳單已經在這個房間裏排好，這事情是無可懷疑的了。

裁縫師傅的房客一天忙到晚，祇有去做夜班工作的時候

才出房間，原來是這麼回事！

當警察來到的時候，特烈馮諾夫的同住的人正在家中。

特烈馮諾夫本人那天晚上恰巧回來得遲些。當他走進街的時候，他發現一個模糊的人影埋伏在籬牆的陰影下。他以一個秘密革命者的本能料想事情不妙，而且最好是不要再向前進。可是已經來不及轉回去。他想不聲不響地走過他的住屋，但是他被人喊住了，沒有別的方法，祇好站立下來。一霎眼工夫就有一個警官站在他的身旁，請他到鄰近的庭院裏『去一會兒』。縫裁師傅和他的妻子認明他就是他們的房客，在一度檢查以後，特烈馮諾夫，他的同住的人和裁縫師傅夫婦都被帶到勃烈斯尼亞區第二警署中去了。

留下了兩個警察在廚房裏當埋伏。他們在那裏守了一個

通夜，一直到第二天大早，可是沒有發現一個人。

過了一天，下午的時候，他們窺探到一個高身材的青年人走近這屋子來。他穿着一件長長的黑色外衣；頭上歪戴着一頂莫斯科少見的高加索毛皮便帽。這個青年腋下挾着一包東西，以寬大平均的步子走過天井，爬上樓梯向二樓的廚房走去，那裏正有警察在候着。當他一踏進房間，一個警察就跳出來捉住他的臂膊。這位青年大爲吃驚，可是立刻又恢復原狀，而且急匆匆地叫道：

『放開我。我是來找裁縫師傅的！』

可是裁縫師傅的助手跑進房間來說，這個青年人不是他們的主顧，他倒是曾在房客的房間裏看見過這個高加索毛皮帽的。這個青年立刻就被奪下那個包裹，而且在一個警察的

監視之下，送進了前一晚送進其他人等的那同一個警署。

那個從事搜查特別馮諾夫房間的警察密探打開了包裹，立即發現裏面的東西就是特別馮諾夫親手所印的；七十份資本主義的新攻勢和七十六份工人之旗。此外還有四份莫斯科委員會軍人部的機關雜誌士兵新聞的第一期（一九〇八年二月）。

這位青年說出他的名字叫做弗拉狄密爾·瑪雅可夫斯基。當問到他年齡的時候，他起先還猶豫，後來說是十七歲。密探首先想知道的乃是他從什麼地方拿來這些傳單以及他和化名為謝吉托夫的特別馮諾夫有着什麼關係。可是他却得不到滿意的答覆。瑪雅可夫斯基回答得模模糊糊，堅持着說是帶一包東西來見一個他不很熟悉的人，這個人他曾在斯特

拉斯脫諾易的普式庚紀念像下見過幾次。

俄國社會民主黨莫斯科委員會祕密印刷所的案件轉到了特別案件調查大員伏爾泰洛夫斯基的手裏，他於四月八日在蘇希契夫斯卡雅區第一警署審訊瑪雅可夫斯基。這在莫斯科警察的眼中確是一件「特別案件」，因為，和其他的幾件一樣，它表現了那不顧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和緊接而來的反動而仍不歇手的布爾什維克的活動是如何的劇烈而緊張。

在瑪雅可夫斯基包裏中搜出來的兩種違禁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報紙的新刊——「工人之旗和士兵新聞」——說明了黨的遠法出版活動之再起，以及說明了莫斯科組織中參加了新的經費和人力。所有這些都發生在內政大臣揄揚莫斯科的警察已將俄國社會民主黨莫斯科的組織全部肅清之後。

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非常秘密地布置了新的印刷所；它有時很簡便，容易攜帶，就像特烈馮諾夫的衣籃一樣。這使現存制度感到更大的危險，而這些革命傳染的中心，在被破壞以後恢復得如此之速，更弄得「奧赫拉納」大爲困惱而且迷茫。一九〇七年尾，「奧赫拉納」差不多將莫斯科區黨部全部逮捕了；一九〇八年的一月裏，查莫斯科伏萊茲基的區委會在一次會議時也被捕殆盡，二月間，莫斯科委員會的書記局和它秘密的印刷所也遭到同樣的命運。然而，正如裁縫師傅李別兌夫所證明的，在這同一個二月的當中，有一個人來向他租了一間房，帶着很少的行李搬了進來，這行李比一個從鄉間來到莫斯科工作的縫衣職工通常所帶的行李還要少。可是現在才明白搬到李別兌夫屋裏來的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住

客，而是一套全副的印刷所，有排字房和印刷間，有紙庫和發行部。這裏，瞞過了外行人的眼睛，甚至鄰居也不知道，那照官方的報告說來已經被消滅了的布爾什維克的思想變成了宣言和報紙，變成了傳單和控訴。

現在在特別案件調查大員伏爾泰洛夫斯基的面前，這位大員在革命者當中是以一個謹慎而頑固的「墨守法規的人」而著名的，站着那位從特烈馮諾夫房間裏捕獲來的奇怪的青年——一個態度嚴肅、目光專注而尖銳、並且有着隱約可見的黑鬚根的聰明樣子的傢伙。他是一個高中還是大學的學生，這很難說。他堅持着他的供詞，反復地說他在預審中所說過的話。他不服他屬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罪狀。

他自稱不知道包裹裏包的是什麼，並且說這是偶然由一

個名叫亞歷山大的人交給他的，這個人他曾在普式庚紀念像前遇見過。他詳細地描述這個亞歷山大，實在是描述得太詳細了。亞歷山大是一個「高身材」『戴着一頂高加索毛皮帽』的人——一句話，就像瑪雅可夫斯基自己。但是在所有這些話裏，沒有一句是明白的，沒有一句是確定的。至於特列駕諾夫，亦即是謝吉托夫，他是從來沒有聽見過。

他是在說謊，還是果真錯弄在這事件當中呢？

在審訊的紀錄原稿中有瑪雅可夫斯基親手所書的一段敘述：

「在我初次認識這位亞歷山大之後，我曾在戲院裏，大街上，或是小酒館裏遇見過七八次，從來沒有在什麼房間裏會過他。三月尾，大概是在二十號吧，我在普式庚紀念像附

近遇到了他，我們一起向着特魯白拉雅廣場走去。半路上我會停下來看一個書店的櫺窗。他說有點急事。他就交給我兩個用報紙包着、用繩子捆着的包裹，並且叫我送到下面的地址去：羅伏巧金斯基巷，科諾勃林家，第七號房。將它們交給萊甫·謝吉托夫，並且說是由亞歷山大交來的。我在三月二十七日的下午帶着這兩個包裹到這個地址去，謝吉托夫不在家，三月二十九日又去，我就被捕了。關於謝吉托夫我什麼也不知道，而且在這以前也從來沒有聽見過他的名字。至於給我包裹的亞歷山大，我只能作下列的報告：他是高身材，有點小小的黑鬍鬚，戴一頂高加索毛皮帽，最近換了一頂藍帽，身穿灰色條紋短衫和一件黑大套。有一次他曾告訴我他是一個畢業了的學生，而且在教書；關於他，我所知道的僅

此而已。

謝吉托夫是一個人住，還是和什麼人住在一起，我不知道。

弗拉狄密爾·瑪雅可夫斯基。」

這和他在被捕那一天對警察密探所說的大致相符，祇有一點細節不同：那時他說是十七歲，而現在他突然宣稱祇有十四歲。難道這個高大強壯的漢子才十四歲嗎？他看來是十七歲，不會再少，實際上，更像十九歲哩！

瑪雅可夫斯基的姐姐柳德密娜，一位斯特勞岡洛夫工業藝術學校的學生，提出他的誕生證明書，結果他真是還未滿十五歲——確實是十四歲九個月。不過是個孩子而已！革命者如果必須信託這些未成年的孩子的話，那他們才一定糟

糕哩。特別案件調查大員伏爾泰洛夫斯基，躬踐他是一個墨守法規者的聲譽，作了下面的判決：因為弗拉狄密爾·瑪雅可夫斯基僅十四歲，因為他提出的證據可靠——應將他的案件從寬處置，從速審查，並將他交由他住地的特別警察監視。

一九〇八年四月九日，瑪雅可夫斯基由他母親和姐姐具結，並立具保證不得警察之許可不離莫斯科，才被允許回家。特烈瑪諾夫則自蘇希契夫斯卡雅警署移送至莫斯科流刑監獄，即布提爾基，等候俄國社會民主黨莫斯科委員會違法的印刷所案件的審查再決定。

這就是瑪雅可夫斯基初次被捕的情形，是我們從現在保存在革命案卷保管所裏的斯科「奧赫拉納」和預審當局的

文卷當中查出來的。

這回初次的、簡直是意外的被捕多少說得上是瑪雅可夫斯基的初經戰陣。在他拘留的很短的時間裏，他搜集了許多新的印象。蘇希契夫斯卡雅警署是一個正式的監獄。在普通的號子裏，大概有四十個不同類型的人，大都是政治犯。學生人數很多，他和學生們做朋友，日夜地和他們討論。

大約是在這期間，他姐姐柳德密娜的一位朋友卡拉汗洛夫，他的政治上的別號是凡尼斯，從他執行律師業務的另一個城市來到了莫斯科。像許多其他的知識份子一樣，凡尼斯實際上已經不踴躍參預革命活動了。可是瑪雅可夫斯基則不然，可以說是正被革命的熱情燃燒着，他興奮地把他在牢裏的一切都告訴了他，而且除了政治以外沒有別的話可談。在

這期間，瑪雅可夫斯基和社會民主黨人的聯繫顯然是愈更密切了。在一九〇八年全年中，他經常地執行了黨的指示，逐漸地獲得了一個精幹的革命者的技術。

革命案卷保管所裏藏有許多被指定注意「蘭基的」（即瑪雅可夫斯基的）活動的政治暗探有趣的報告。它們給了我一幅他在莫斯科彷徨的圖畫。其中有一份如下：

報 告

一九〇八年八月十二日。蘭基住在洛伏斯羅包茲卡
雅街布提金的家裏。

上午十一點五十分離家，乘街車赴尼科爾斯卡雅街
上的一家旅館。在那裏逗留五十分鐘，然後到特伏斯科

易林蔭路附近的市長的版畫販賣店的辦事處去。立即出來，帶着一些像信箋一樣的小紙條，捲起來，放在他的口袋裏。步行至馬拉亞·狄密特洛夫卡街，搭街車回家。

下午四點三十分又出去。步行至洛伏斯羅包茲卡雅街上的聖尼古拉教堂，一小時以內又回到家裏。從那時直到下午十一點鐘，沒有見他離過家。

維洛格賴多夫

夏科夫

古爾

那時候他活動的方式和範圍怎樣，他完成了黨的什麼指

示，他的朋友是誰，或是他讀的什麼書籍，這是很難說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瑪雅可夫斯基對革命工作的態度上有兩個要素：一方面是對秘密活動存着一種羅曼斯，另一方面也有着一個革命者的先見之明，這個革命者是在革命浪潮最低落的時候，在俄國的勞動階層接着嚴重的失敗之後正經過最艱難的時期而參加鬥爭的。

瑪雅可夫斯基過着他自個兒的生活，這在他的家庭，一切親人，只知道表面：同志們來找他，他們便在走廊裏交頭接耳的相談；他每天都得出去，有時候夜間很遲才回來。他的母親和姐姐都不問他這些事情，因為她們知道他是什麼也不會講的，而且一定是繼續幹他的。在另一方面，弗拉狄密爾知道他母親對他的期望頗殷，而他之不能把他的企圖向

他母親洩露，也很使他傷痛。他非常想做點事情來安慰她。當提到他須繼續求學的時候，他一再担保地說他要去受入學試驗。有時候，他幾乎自己相信這種讓步是必要的，而且不僅是爲了他的家庭、幫助他們掙脫窮困的緣故。

他得到了一部考試綱要，借得了一些中學課本，而且貪婪地鑽研了幾天。但是一個祕密的革命者的工作是有它鐵的紀律的——他必須在一定的地點、一定的時間做一定的事情——所以他的學習終成泡影。他必須穿着他的破鞋在傾盆大雨中，跑去參加區委會，或是什麼學習小組會，或是爲着別的事務而奔走。當各方面人們在被逮捕、被迫害、而且被絞殺的時候，當他週遭的殘暴和不幸在召喚他自己把全副心腸和精神用來改變產生這一切的制度的時候，他可能來專心致

志於他的入學試驗嗎？而且，這就是說爲準備革命的基礎而工作，爲革命而自行準備——那將是他真正的入學……

每天都發生着威嚴的沙皇制度之殘暴和反動的慘案。一個大約十八九歲的青年曾租了他們住屋的那個角房。一天早晨，警察跑來檢查他的房間。他被捕了，而且不久之後被絞死了。接着來住那個房間的是一個沉默寡言、最近從中學畢業的男子。他過着一種安靜孤獨的生活。第二天他也沒有回來，而在早晨上知道他們的那位沉默的房客讓火車將自己載回家後，這個男子的姐姐來到莫斯科，並且家。他們從她口裏知道他曾失業而且一隱居生活。這和他住在貼鄰的兩個人的統



地接連而來，給予瑪雅可夫斯基很深的印象。

在這不久以後，他的姐姐奧爾加手上刺進一根針。需要動手術取出來。他全家自從他爸爸悲慘的死了之後。對於釘之類的東西非常的畏懼，他爸爸就是在縫釘一些紙張的時候，手指上刺進了針尖，而且因血液中毒而死的。弗拉狄密爾奔出去找一輛馬車，將他姐姐送進了醫院。醫院裏對他們說開刀需要部分麻醉，要花五個盧布。家裏邊沒有錢，他們的房客也沒有錢借給他們。沒有錢就不能開刀，那就是說他的姐姐必須死……在這時候，他是如何深切地想到歐弗特額，以及它給窮人們所作的免費供給醫藥的呼籲啊！他從這位朋友跑到那位朋友那裏想籌足錢數。在家裏，他的姐姐哭了，並且說：『也許用不着的。總之是太貴了啊。』最後，

需用的錢數籌得了，手術便完滿的施行了。但是弗拉狄密爾，他自小生理上就不健康而且太容易介懷別人的痛苦，會爲着在布爾喬亞社會裏人的不安全和無保障，爲着布爾喬亞社會對依靠勞動以生活的人們的生命和健康那種無情的冷淡，深深地感動過。

第二次被捕

柳德密娜慫恿她的兄弟進斯特勞岡諾夫工業藝術學校，她是快要從這個學校畢業了。雖然他喜歡繪畫——這是家傳的愛好的副業，他比她還要熟練些——但是他却不肯聽從這個意見。『我們兩個人都做藝術家，這有什麼意思呢？』他說。『我需要有我自己的個性。』

斯特勞岡諾夫學校訓練一些工業藝術家們：它傳授舞台設計、紡織圖案、金屬彫鏤、雕刻和釉飾。

柳德密娜特別擅長於印圖案。她是最初學習紡織圖案藝術的女人中的一個，這是一種用噴霧法將圖案移上織物的一種方法。這需要有高尙的審美觀，紡織圖案的知識和對於工廠生產的熟悉。這一切，柳德密娜都有，而且她熱心地致力於她的學習，對於她一定得獨立的這一事實，非常的自負。可是，她很自尊自重，當有人懷疑到婦女的藝術才能以及有人輕視她們表示在工作上與男子平等的權利的時候，她就光起火來。在她的性格和行爲上在在都表現着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民主思想——一切公民在法律上、在人的自由上一律平等的。她嚴守節操，謹慎，對己對人都嚴格不苟。有關她個人的

不幸和悲苦，她沉默而且抑制，但是當她所重視的主義被攻擊的時候，她就不能容忍了。甚至是斯特勞岡諾夫學校的監督，他的後台是伊麗沙白大公爵夫人，當他在少有婦女涉足其間的彫刻作坊裏責罵兩個學生太不近人情的時候，也免不了她怒火的攻擊。這次以後，狼狽的監督非常小心，不大敢接近這位傲慢的學生，雖然她的工作很引起他的興趣。也許是因為這位監督良心上要向柳德密娜請罪，這才幫助弗拉狄密爾被斯特勞諾夫學校錄取的，因為當她去請求他幫忙豁免某種手續的時候，他立刻就答應了。一九〇八年八月三十日，瑪雅可夫斯基的母親用書面請求准許她的兒子入斯特勞岡諾夫學校求學。結果准他入預備班，那裏是教授那些未曾受過預備教育的學生們一些普通的科目，並且試驗他們的藝

術的才能的。

一九〇九年的一月中旬，瑪雅可夫斯基寫了下面的申請書給監督：

『自我學習了斯特勞岡諾夫學校的課程之後，我自覺能夠通過普通課程的考試，因之誠懇地請求閣下准許我在五月裏考試，並准許我隨本科學生學習別的課程。

弗拉狄密爾·瑪雅可夫斯基。』

這個申請書的日期是一九〇九年一月十四日。但是四天以後，瑪雅可夫斯基在街上被捕，又被送進蘇希契夫斯卡雅警署中去了。

瑪雅可夫斯基和他家裏的人都完全不解這次的事件。最簡單的判斷是這一次的逮捕乃是那違法的印刷所的案件再起，那案件現在還在偵查中，而且這些時候一直是懸而未決。自從審問大員將他交給一個城市醫生檢查以來，這案件已經是平靜一些時候了，那醫生聲明，他不但完全正常，而且發育超過了他的年齡，『有着一個十七歲青年的體格』。根據這一點，莫斯科巡迴審判廳在一九〇八年十月十一日曾要他負他的行為之責，而這個案件也就移交到莫斯科法院裏去了。從那時候起，三個多月已經過去，而警察也不來麻煩他。當然他知道他是常常被偵察的，但是，他很技巧地不讓一點非法的事情給他的追蹤者發覺。

使這次的被捕更難於解釋的，是最近沒有一個他的同志

被捕。只有一件事情使他擔憂：就是有一枝白朝寧手鎗藏在走廊裏一個未鎖的衣箱裏，關於這，他的母親和姐姐一點也不知道。

據說，這第二次的被捕乃是由於莫斯科的「奧赫拉納」方面的誤會。然而，我們不能相信這完全是由於幾個急想晉級的勤勉的憲兵底愚蠢：這未必不是某種錯雜的策略之一部。

瑪雅可夫斯基是和幾個與匪羣有關的嫌疑犯人一道被捕的。所有他們的罪狀據說全是虛構。這是警察自己在祕密通訊中承認的。

當瑪雅可夫斯基被搜查的時候，在他身上發現了一封信，信的內容在報告中如下所述：

「信是由普利契斯坦斯基監獄的一個葉夫賽揚科寄來，寫給道爾高魯珂夫斯卡雅街四十七號第三十八號房弗拉狄密爾·瑪雅可夫斯基的。」

寫信的人請他送給他一身工服，把他的髒襯衣洗一洗，給他買點食物，打聽一下他的工作崗位怎麼樣，並請求到監獄裏來看他（葉夫賽揚科）。信裏面有一段關於「奧赫拉納」的制度和普利契斯坦斯基監獄裏的描寫。」

當「蘭基」被捕時在他身上所發現的這封信，「奧赫拉納」把它當做他和革命者關係未斷的證明，這是不足為奇的。

瑪雅可夫斯基從蘇希契夫斯卡雅警署中寫給他姐姐的一封信提供了很多關於他這一時期的心智趣味的範圍和發展。

這封信是由一位被釋放的同志帶交的。瑪雅可夫斯基要許多科目範圍很廣泛的書籍，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到藝術的哲學，從資本論到準備參加商議頗久的入學試驗所必需的一本拉丁文法和一本物理教科書。他所要的別的書籍還有考爾白的哲學入門，狄茲根的精神勞動的本質和毛特的繪畫史。這個廣泛的書目以及他要求水彩畫顏料和一本速寫畫冊給人一種印象，覺得這是一個打算出發作遠方旅行而且切望不要少掉他以後所需要的任何一件東西的人。這裏便是信的全文：

「親愛的柳達：

當我那天上午十一點鐘離開家，他們在街上逮捕了我。上帝才知道爲着什麼？他們非常突然地在街上捉住

我，搜查我，然後就把我帶到警署中去了。

現在我是又來到蘇希契夫斯卡雅警署裏了。我這監房裏有三個人（警署裏一共只有九個政治犯）。他們供給、或者毋寧說是我們供給我們自己，吃得很好。我馬上就要努力學習，如果他們允許的話，那將作很多的畫。現在，請送一個枕頭、一床氈子、一條毛巾、一件汗衫、一條被單、一個枕套、牙粉和牙刷、鏡子、梳子、幾條手帕和一件黑色的襯衣給我。還有下面的幾本書（在我的房間裏找，如果有一本找不着就去問塞爾介、弗拉狄密爾、佐賽或是別的同志們要）：達維多夫或是柴薩的代數或幾何、涅基伏羅夫的拉丁文法、凱塞的德文文法、一本德文字典和一本小部頭的德文易卜生

的集子（你可以在我的書架上找到）、克拉葉維克的物
理學、沙伏德涅克的俄國文學史、和一份入學試驗綱
要。我還要閱讀下面的幾本書：巧爾巴諾夫的心理學、
敏陀的邏輯學、一本現代俄國文學史（我記不清作者
了，放在我的書桌上）、考爾白的哲學入門、辯證法的
研究和狄茲根的精神勞動的本質。

『你統統可以在我的房間裏找到。再問一問弗拉狄
密爾或者塞爾介有沒有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巧爾巴
諾夫的哲學入門，以及托爾斯泰和杜思退益夫斯基的
書。

你親自把這些書送來，或者請一個人送。當然不是
馬上一齊送來，而是一次送一點。向塞爾介問一問維克

多·密開羅維支的地址，我曾爲他畫了一張廣告。去跟他拿錢（要八個盧布）如果廣告還需要最後的潤飾，就請你代勞。

你可以用這錢的一部分在學校裏買點水彩畫顏色（一定要裝在盒子裏），還有一本中號的活頁寫生冊，像我以前所有的那本一樣（大約價值一盧布二十五戈比，或是一盧布七十五戈比）。

如果你能做到，給我在彼得羅夫卡街上的文具店裏，我想是格林波拉特字號吧，買兩塊橡皮和三枝鉛筆。在我的書桌上你可以找到一把削筆刀，也把它帶來。這麼一來，大概還剩四五個盧布，把它送來給我。這裏有錢就方便了，當我得到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就要

舒服地住它下來，向「奧赫拉納」請求，允許你，母親和奧爾加來看我。接見的日期是禮拜四和禮拜日。好，再見。

我向你們大家問好。給我吻媽媽和奧爾加。不要爲我擔憂；他們不能爲這次新的事件判我罪的，因爲我像一個安琪兒一樣的清白。向我的同志們致意，叫他們不要忘記我。

弗拉狄密爾。」

「再者：把格納狄奇的藝術史和毛特的十九世紀繪畫史送來給我，如果你能找到的話（找找看！）。

我剛剛和獄官談過話。他准許我有顏料和繪畫。只是一切東西都須小尺寸的，不然就不方便了。順便帶兩

枝上等的畫筆來。

是的，我要開始工作和學習。環境是有益的。在這監房裏有一位四年級的工藝科的學生，他懂德文並且能夠畫兩筆。每一次一定祇能帶幾本書來，不然他們是不能通過的。每次五本六本或者七本。

我很好，精神也不差。

問你們大家好，

弗拉狄密爾。」

這是一個以幽默的心情來順受命運、而且已經有了一點對付警署的經驗的人的信。他已經丟棄了羅曼斯，而且以一種內行的態度來看待監獄，決定利用他大部分的監禁的時間

來準備釋放後的未來的活動。

當瑪雅可夫斯基被警署看押着的時候，才知道正在探查他和秘密印刷所案件的關係。起訴書是在十二月廿三日草就的，但是由於某種愚蠢的錯誤以爲瑪雅可夫斯基已經逃脫警署的監視而且藏匿在薩馬拉——就因爲這一點，審訊便延緩了。

同時，家裏也盡了一切能夠排解這個糾葛的力量。弗拉狄密爾的母親呈請莫斯科的市長由她具結而釋放她的兒子，但是有一點困難——那就是搜查的時候在走廊上一隻未鎖的衣箱裏所發現的手鎗。這便是對瑪雅可夫斯基最爲有害的證據。所幸，有一位他家裏的故舊，莫斯科郵政局的一位官吏，在弗拉狄密爾被捕之前不久曾住在他們家裏，他斷言手

鎗是他的。於是，在一九〇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瑪雅可夫斯基被釋放了。

第三次被捕

一九〇九年的三月裏，俄國社會主義工黨軍隊組織中的一個布爾什維克，尼娜·莫魯佐瓦從聖彼得堡被移送到莫斯科的洛汶斯卡雅監獄裏來了。她曾在第二次國會的社會民主黨份子的公審時被判處五年苦役。在聖彼得堡，卡拉希涅考夫弟兄（其中有一個是她的未婚夫）曾多方佈置使她越獄，但是沒有成功。他們也來到了莫斯科，和一羣學生們建立了關係，並且開始研究洛汶斯卡雅監獄裏的制度。

尼娜·莫魯佐瓦被禁的第八號監房裏的同居者是烏合的

一羣。單單使她越獄一定是不方便的；計劃便不得不弄成使那一個監房裏的全體政治犯一齊逃亡。

設計大胆，執行同樣大胆的劫獄，在革命者方面乃是一個巨大的勝利。政治犯們從十層或十一層磚厚的獄牆，欄柵和鐵門、獄卒、守兵和警察的防綫，警兵的外部警戒綫以及由內政副部長陸軍少將喀爾羅夫夫人領導警犬和密探的整個體系中逃了出來，其意義之大是無可懷疑的了。

「奧赫拉納」的案卷中有許多文件證明了各個社會民主黨人在組織越獄中所盡的作用。在那些被疑為參加這一事件的人名單裏，我們見到了斯特勞岡諾夫工業藝術學校的學生弗拉狄密爾·瑪雅可夫斯基的名字，並且附有下面的註明：

「知道計劃好了的越獄，並且允諾協助藏匿逃亡者，但

是第二日就被逮捕。』

瑪雅可夫斯基怎麼會跟這件事有關係的呢？

在監獄那窒息的霧圍中想出來的越獄計劃，主要的是靠着那幾個準備冒任何危險的女人自己的決定。當然，如果沒有外邊熱心的同志們的幫助，那也是不能實現的。但是，助力却來自一個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監獄裏邊的一個同盟者。這就是塔拉梭瓦，一個女監守，一位年輕而嫵媚的女人，她適在情緒非常敗壞的狀況中：在她結婚的前晚，她被她所愛的男人離棄了。她想自盡，正在找尋毒藥。

塔拉梭瓦曾受過女監守的特別訓練，所以完全不被人懷疑。因之，她的幫助也是最有價值的。

住在第八號監房裏的人知道了她的悲劇，便跟她做起朋

友來；這正好是打破她底偏見的時機。作爲一個策略，有一個女犯答應幫助她從她的「密海爾」（這是用監獄的隱語所稱呼的或真或假的政治犯們的未婚夫）那裏弄來毒藥。「密海爾」，在這情形下是虛構的，就是S·摩爾恰柴，一位佈置越獄的專家。

摩爾恰柴在高加索就認識瑪雅可夫斯基一家了，但是在莫斯科才跟他們更熟識起來。他曾在他們家裏租過一個房間，而且不斷地常來跟他們住在一起。

塔拉梭瓦來看摩爾恰柴，瑪雅可夫斯基家就這樣地知道了計劃好了的越獄。

摩爾恰柴在這一方面是一個老手：他很容易發現而且獲得越獄所必需的準備，他很快就懂得了佈置，而且知道如何

請求一切有用的而且在這種必須慎重的事業中可以信賴的人們底幫助。無疑的，他在組織尼娜·莫魯佐瓦的越獄當中是非常重要的。

儘管他「職業」的危險和辛苦，摩爾恰柴却常常是快樂而和藹的，而瑪雅可夫斯基很歡喜和他來往，除此之外，摩爾恰柴竟是一位非常有耐心的、而且自願的藝術家的模特兒。瑪雅可夫斯基畫了很多他的速寫和肖像。這些肖像中有一張至今還保存着作為瑪雅可夫斯基最早的名作的樣本。

雖然摩爾恰柴比弗拉狄密爾年長得多，可是他們却成了密友。他們一起到彼得羅夫斯柯·拉蘇莫夫斯科易的湖上去划船，並且想他們兩人共同說服一個叫雪萊斯託夫的人，這個人，瑪雅可夫斯基因為他那美麗的嗓子而叫他考尼亞·巴

里通（上低音的意思）。雪萊斯託夫非常有天才，但是是一個可怕的酒徒而且從來沒有做工作做得長久。他們有一次給他在銀行裏找到一個位置，但是他從第一天就遲到。把考尼亞·巴里通的事情視為已責的弗拉狄密爾，勉勵他早起。考尼亞自己推托他是一個酣睡不易醒覺的人，不能夠準時而醒。弗拉狄密爾是慣常一早就起身替他母親做家裏的雜事的，便自願來喊醒考尼亞。第二天早晨，弗拉狄密爾和摩爾恰柴費了很大的事把他們的朋友喊醒。他在床上坐起，並且開始穿上襪子。當他們離開他的時候，他表現着一個懶洋洋的、顯然是被逼迫穿起衣服的人的神情。

幾分鐘之後，弗拉狄密爾回來看他穿得怎樣了，可是發現這位新銀行行員却睡得很熟，且平靜地打着鼾。把這情形

和摩爾恰柴商議了以後，弗拉狄密爾便笑着把毯子從這頑固的懶虫身上拉開了。考尼亞醒來憤怒地抗議道：

「你現在想怎樣？我叫你喊醒我——你喊過了。你的任務就完了，喊醒我是你的事，起身是我的事啊！」

這兩位朋友驚異於這位散漫的考尼亞的邏輯，都走去做他們的事了。當天的下午，當摩爾恰柴在擁擠的庫茲納茲基大街上走的時時，他聽見一個高大的聲音喊他的名字。那是弗拉狄密爾·瑪雅可夫斯基在街那邊喊着笑着：

「叫醒我是你的事，起身是我的事啊！」

在後來的若干年中，瑪耶可夫斯基遇到摩爾恰柴的時候，他常常回憶起這件事來，而且兩人一定是大笑一場。

塔拉梭瓦來看摩爾恰柴的時候，他歡喜極了：一個新的

冒險形成了：閒夠哪！但是她帶來了一個奇怪的請求——她需要一些靖化鉀。

「做什麼用？」

「我厭倦生活了。我要死。」

「爲什麼？」

「我非常的不快活，我活着沒有一點意思。」

「把你的生命貢獻給別人不更好些嗎？告訴我，你覺得你們監獄裏的女政治犯怎麼樣？」

「哦，她們都是聖徒啊！」

「你不願意像她們一樣嗎？」

「你這是什麼意思呀？」

「幫助她們！」

塔拉梭瓦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摩爾恰柴把需要她的地方解釋給她聽。她很驚異但是並不恐懼。和摩爾恰柴再會了幾次面，塔拉梭瓦便全心貫注到越獄的計劃上去了。

瑪雅可夫斯基家裏是知道摩爾恰柴新的冒險事業的，弗拉狄密爾當然是被隱瞞着。摩爾恰柴弄來一些黑色假緞，弗拉狄密爾的母親就用它們爲那些犯人做長袍。它們必須做得很窄，因爲塔拉梭瓦要把它們穿在她衣服裏面帶進監獄去。

在瑪雅可夫斯基家的房裏，爲着越獄把些繩索都塗黑了。瑪雅可夫斯基的全家並不知道實現這圖謀的確實日期（摩爾恰柴保守着祕密），在一種準備這勇敢而冒險的事業的緊張氛圍中過了幾個禮拜，十三個政治犯以及他們的朋友塔拉梭瓦的命運就依賴於這個事業的成功。

這次駭人聽聞的逃監的消息出現在一九〇九年七月二日的報紙上。瑪雅可夫斯基讀到這個報導，他興奮而且狂喜，跑去看摩爾恰柴的妻子。他以前曾見過她：她也可算是個藝術家，而他們也曾在一起完成過一些任務。

那一天，全部警察都出動了：警察們肩上背着槍在他們所管轄的區域內巡邏着。選派了特別的偵探隊在所有的火車站上看守着。

因爲一羣大無畏而機智的革命者和可惡的「奧赫拉納」的鬥智勝利了，瑪雅可夫斯基那一天充滿了驕傲自信。他就是帶着這樣的心情來到了摩爾恰柴妻子的住房。他知道摩爾恰柴因爲是同黨的緣故，本人是不住在那裏的，但是他的妻子一定完全知道這次越獄，那裏也許有他能夠幫助逃亡者的

事情。

當其時，在瑪雅可夫斯基絲毫想不到會遭遇危險的摩爾恰柴的住房裏，警察正埋伏着。摩爾恰柴本人，做完了越獄的他應分的工作之後，曾設法離開莫斯科，但是警察還在追蹤他。發覺到在被人釘着梢，他便跳入走得飛快的街車，幾站之後又跳下來，然後又乘上向對方開的車輛。是早晨九點鐘的時候，他逃脫到了紅場，可是發覺他又被人跟上了。他便開始從這個店舖到那個店舖，耗費很長的時間和挑剔的選擇買一些絕對不必要的零碎東西。可是，他每走出一個店舖，他總發現一個警察在外面。

他這樣的轉來轉去，轉了三個鐘頭。他還有一個地方可去，但是他如果去了，就會給那些完全不知道這回事的同志

們帶來嫌疑。下午一點鐘他下了決心，把他口袋裏一切足以負罪的東西都毀去，到他妻子那裏去了，心裏希望着警察也許想不到會到那裏去。

但是警察局長本人在門口遇着了摩爾恰柴。詢問快要完結正在擬調查書的時候，瑪雅可夫斯基突然走進房間來了。他從早晨一直由於越獄事件在城裏造成的騷亂所引起的煥發的精神，絲毫沒有因為與警察不期而遇而有所沮喪。相反的，這種精神剛因為見到計窮的敵人而愈益增高了。當那草擬調查書的警監問瑪雅可夫斯基是什麼人的時候，他以一種隨機應變的押韻的雙重諧語即時說出他的回答，解釋他是爲着藝術的事情而到那裏去的。

對那些懷疑一顆作爲平衡吊燈的鐵錘之用的獵鹿彈是一

種軍用品的警察們稍微再嘲諷了幾句之後，精神還是那麼煥發的瑪雅可夫斯基便被押送到巴斯曼萊拘留所裏去了。他在那兒是那般的喧鬧，以致所長逐漸警戒起來，首先就把他打發了。七月十四號，瑪雅可夫斯基被移到姆耶斯尼茲基拘留所，並且安置在一個單身的監房裏。

顯然的，這新的環境比他前在七月十六號他就以溫和的措辭寫了一「納」，要求准許他得到繪畫的學習；在警署的紀錄簿上，學校的學生。

在監獄院子裏第一次全現一個老相識。這就是波伏



允許參加莫斯科社會民主黨的組織。瑪雅可夫斯基從來沒有見過他，對於這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他很高興。瑪雅可夫斯基非常的活動，隨時開玩笑，因之在犯人當中，大家馬上都知道他是一個藝術家了——他的鉛筆和畫冊從來不離手，而且一遇有機會就作速寫。

爲着避免監獄生活對他們健康有任何的惡果，這兩位朋友便決定實行一種嚴格的制度。波伏爾柴茲有一本穆勒的我的制度，他借給了弗拉狄密爾。弗拉狄密爾便變成了一位熱心於角鬥的人。全體早操的時候，弗拉狄密爾和波伏爾柴茲都要登台表演角鬥，這更提高了弗拉狄密爾的聲譽，因爲波伏爾柴茲從沒有一次壓倒過他。波伏爾柴茲大他五歲，但是瑪雅可夫斯基是這樣的高大強壯，以致沒有一個人懷疑他們

的年齡有如此的差別。

在衆人認可之下，瑪雅可夫斯基被選爲囚犯長。他努力來執行這個職務：他與外界建立關係，調查犯人們在審問之下如何自持，而且甚至於設法來管理伙食的烹調。監獄官開始覺得不安起來：巴斯曼萊監獄會那般高興地設法擺脫的這個人，在他做囚犯長的任內倒變成行政上的威脅了。

在弗拉狄密爾的姐姐帶來顏色筆和水彩顏料給他之後，他便請准每天到波伏爾柴茲的號子裏去給他畫像——這從監獄的條規的觀點上看起來是一個荒誕的要求。但是這位新囚犯長用他的深沉的低音，以如此冷酷傲慢的聲調，而且帶着萬一被拒絕可能引起紛擾的那樣隱微的暗示提出他的請求，竟使監獄官馬上就答應。爲着表示外表上服從規則，每一次

都指定一個守兵在場；不用說，每一次都要延長到幾個鐘頭；因為無論是這位藝術家或是他的模特兒都沒有任何別的要緊的事情值得注意。

瑪雅可夫斯基總是把波伏爾柴茲坐在窗台上，放一張矮凳子在他的脚下。不知是什麼緣故，他多半是用藍色鉛筆畫。當守兵戰兢兢地報告時間已經到了的時候，瑪雅可夫斯基總是冷冷地回答說，他在繼續他的藝術研究，這種研究已經是被那些並未獲有任何與他不利的證明而把他捉來的警察中斷了。

祇有在一九〇九年八月七日，從莫斯科審判廳送來一張傳票給在姆耶斯尼茲基監獄裏的瑪雅可夫斯基，根據刑法第一章第一〇二條控告他與俄國社會民主黨莫斯科委員會的

秘密印刷廠同謀。顯然的，找這位被告人是費了很多的時間和麻煩的：警政當局就由於把他從這個拘留地移到另一處，不自覺地掩護了他。

瑪雅可夫斯基把這個傳票解釋爲一個無可置辯的明證，證明審判廳明白他的案情，並且當審詢大員已經認爲可以釋放他的時候警署已無權把他關在牢裏。他變得比前更喧鬧而且不可制馭了。監獄官弄得驚慌失措。

我們從卷宗裏一份監獄報告上看到，八月十六日，瑪雅可夫斯基被領出監房到洗澡間裏去，但是他却在走廊上逛來逛去，毫不注意那個衛隊長，衛隊長跟着他走來走去，請他記得他雖是個囚犯長，但總歸是個囚犯，所以他應該登在監房裏，不可在走廊上走來走去。於是喊來了一個武裝的警

兵。瑪雅可夫斯基罵他，並且，用着使衛隊長發抖的深沉的低音，他喊道：

「同志們，這混蛋在趕囚犯長進號子啊！」

所有監房裏的政治犯們立刻高聲地喧叫起來，聲援他們不可悔的代表。

第二天，狼狽周章的監獄官送了一個祕密的公文給「奧赫拉納」，結尾是下面的幾句話：

「……綜上以觀，我懇切地請求您下令將瑪雅可夫斯基移到另一處拘留地去。須要知道，巴斯曼萊拘留所是因為他刁頑的行爲而移送給我的。」

同日，一位莫斯科「奧赫拉納」的官吏在公文上寫着下面的批示：

「移交至流刑監獄的獨身房。並將辦理情形具報。」

監獄官擺脫了瑪雅可夫斯基是非常的高興，以致當最後一次全體體操，犯人對他們愉快的首長，這位藝術家和角鬥的選手，作鼓噪的告別禮時，監獄官也未曾表示異議。一九〇九年八月十八日，瑪雅可夫斯基便被移送到莫斯科流刑監獄，即布提爾基去了。

在布提爾基，瑪雅可夫斯基被關在第一〇三號監房。那就可說是他自由的終結。這是一個真正的監獄，而密室監禁也是名符其實。弗拉狄密爾，他常常是心情惡劣並且是需要同伴們的激勵來刺戟他的心情的，開始過起苦日子來了。他的監房是在四層樓上，面對着北塔。對角綫有六步長。裏面有一個污水桶，沒有通氣的孔道。傢具就是一張木凳，一張

可以收摺的小桌和一張可以收摺的吊床。門上有一塊嵌板，從走廊那邊，可以咯達一聲打開，麵包和沖茶的水就由這裏傳進來。也照舊有監視洞，從那裏可以望得到犯人。窗子並不很高，但是一重一重地釘着橫木。

監獄的常規是上午六點鐘，叫子一吹，走廊裏便響遍了『起來啊！』的喊聲。然後監房必須打掃。一個工人，通常就是一個罪犯，來把污水搬走。然後滑動的嵌板打開了，麵包推了進來，嵌板又關上。二十分鐘以後，嵌板又復咯達地響起來，這次送進了沖茶的滾水。午飯是在十一點鐘；那祇是一道有像火柴盒大小的一片肉的湯水，第二道便是蕎麥或者小米粥。星期三和星期五沒有肉吃，那一天的主餐是豌豆，還有加點植物油粥。晚餐在六點鐘——是稀粥。七點

鐘的時候便是晚查。監獄官巡視一遍，後面跟着一個衛士，一二三四……的數着犯人。巡查以後，就聽任犯人們攪自己的花樣了；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六點鐘都沒有人來望一望監房。

對於一個曾經若干滄桑的革命者，這種獨房監禁是好過那普通監房的，那需要適應最偶然而且無所謂的同伴們。在獨身監房裏你可以休息和讀書。但是起初，瑪雅可夫斯基却被那不習慣的寂靜弄得目瞪口呆。最使他鬱鬱不樂的，是在他的案件尚未審問還在調查的期間，他不准許和其餘的犯人一起上操。他被帶出來在一個內院裏單獨運動約二十分鐘。在這個監獄裏，騷動是要吃虧的；任何犯人要是和當局起了衝突就要被關進懲罰監房——或是移送到一所黑暗、冷濕的

地牢裏去，窗子是那麼高，從監房裏只可看見一綫天空。

瑪雅可夫斯基後幾年在他的詩我愛裏面曾回憶過他對太陽的渴念。

瑪雅可夫斯基審視了他的新住所，還沒有找到任何排遣厭煩的方法或是有益地利用他的時間，他在八月廿四日以他通常自恃的、挑戰的風格寫了一個呈文給莫斯科的「奧赫拉納」：

「鑒於「奧赫拉納」沒有，而且根本就不會有，任何的事實甚或是情況的證據，來證明我與加之於我的罪過有關這一事實；以及鑒於爲着證明我的無罪而在審問的時候我所作的事實的陳明一定很快就使任何人相信我

與加之於我的罪名無關這一事實，我懇切地請求檢查我的案件並還我以自由。我同時請求「奧赫拉納」，當我被監禁在中央流型監獄裏的期間，准許我參加全體體操。

弗拉狄密爾·瑪雅可夫斯基

九月五日，監獄官接得「奧赫拉納」的一個答覆：

「監禁在你所管轄的監獄裏的瑪雅可夫斯基的呈文已經收到，「奧赫拉納」請你轉達，他要參加全體體操的請求礙難照准，非到他的案件完全結束，他不會被釋放。此覆。」

……活動的嵌板猛然掀開了，有一個聲音叫道：「洗澡！」獨身監房裏的犯人每月約有兩次，每次從十人到二十人被帶到監獄的浴室裏去。有些囚犯一定帶着茶葉和糖在那裏從早晨捱到午飯的時候。當局知道獨房監禁的犯人是把浴室當爲俱樂部、甚至當爲謀叛者的集合所的。但是他們無權反對：章程上規定必須定時帶領犯人沐浴以防疾病。

瑪耶雅夫斯基立刻就把握住浴室所有的一切便利，而且一聽見招呼，他就非常高興。可是在那裏遇到了特烈馮諾夫，這是他預期不到的事。特烈馮諾夫自從和瑪雅可夫斯基在蘇希契夫斯卡雅警署分別以後，他就一直在布提爾基裏面了。當警署設法尋找瑪雅可夫斯基下落的時候，這個案件就

擱置起來，而特烈馮諾夫迫不得已已在牢裏多住了額外的幾個月。

「老弟，你爲什麼這樣蠢，連你的住址也不報告一下？」特烈馮諾夫問道。「現在我坐牢並不是爲別的，就是爲着你。」

他們然後討論快要來到的審問，特烈馮諾夫忠告瑪雅可夫斯基在法庭上如何應付。

幾天以後，在一九〇九年九月九日，特烈馮諾夫和瑪雅可夫斯基在衛兵的護送之下被送到克里姆林宮，莫斯科的法院就設在那裏。案子是關着門審問的，有第三科的朗格科長當審判長。在幾乎是空空的大堂上，在一羣親屬和與案情有關而傳來的人當中，弗拉狄密爾發見了他的姐姐柳德密娜。

他曾帶信叫他的母親不要來，這樣可以免去她不必要的受苦。在證人席中坐着裁縫師傅李別兌夫，他的工匠和在廚房裏捉住瑪雅可夫斯基的那個警察。

當讀過起訴狀之後，通常的手續便開始了。

『服不服呢？』

被告人沒有一個服訴的。然後主要的被告特烈馮諾夫反駁了。

『我不認識瑪雅可夫斯基。』

『誰叫他來的，鬼才知道……』

瑪雅可夫斯基照着同樣的方式，像別的被告一樣。然而，就特烈馮諾夫而論，這是一個明白無疑的案件：他會是一個政治犯而做過一個時期的苦工，並且組織過違法的印刷

所。朗格遂判處他六年的苦役。至於瑪雅可夫斯基，爲答覆關於下列數端他有罪無罪的問題：

「……當一九〇八年三月居住在莫斯科的時候，屬於一個所謂俄國社會民主黨莫斯科支部的違法的團體，被告確知它是以組織武裝暴動強行改變由根本法在俄國所建立起來的政府制度爲其緊急目的的……此外，當他抵達上述印刷廠被扣留的時候，他帶着黨的出版物想分發……等等。」

法庭覺得：

「有罪，但是被告人却不屬於違法的團體，與該團體裏的份子並無來往，也沒有接受或實行該團體份子的指示。」

特烈馮諾夫很滿意：一切對於瑪雅可夫斯基都順利。但是當審問時有一件事使他如此的吃驚，竟使他羞愧得無地自

容。

原來瑪雅可夫斯基剛交十六歲。他所牽累到這般危險的事件當中來的原來是一位未成年的少年！特烈馮諾夫不相信他的眼睛：他可以發誓，這位魁梧自恃的漢子至少有十九歲。然而，使特烈馮諾夫羞愧面紅的這一情況却解決了瑪雅可夫斯基的案件：法庭決定「由父母具結」而釋放他。

瑪雅可夫斯基和特烈馮諾夫從克里姆林宮中的法院又被帶回布提爾基。特烈馮諾夫被上了鐐銬移送到徒刑側屋，而瑪雅可夫斯基仍留在一〇三號監房裏獨身監禁，等候洛汶斯基監獄女犯人越獄的案件的發展。

以往的、熟悉的景色，展現在走廊裏的窗前：直對着監獄的是在我愛這首詩中所提到的殞館。

和以前一樣，獨身監禁的犯人唯一的慰藉還是那定期的到浴室裏去。是在這裏，瑪雅可夫斯基聽到了監獄的消息：哪一些衛兵變換了崗位，什麼時候下一批人要從徒刑側屋出去充軍等等。徒刑側屋裏的制度非常嚴格：一個人如果立正的時候拂去一個蒼蠅就要被罰送進懲罰監房，官吏走近監房時犯人必須起立；參加禮拜是強制執行的。頑抗的就要被打。

莫斯科的「奧赫拉納」延宕由父母具結而釋放瑪雅可夫斯基出獄的決定，而且復行開始調查他底年齡問題。他的外貌與他出生證明書上的日期是這樣的不合，竟使他們疑惑那是偽造的。一九〇九年九月十七日，「奧赫拉納」指令布提爾基的監獄官對瑪雅可夫斯基實施體格檢查，「目的在確定

他的年齡。」同時又在瑪雅可夫斯基的出生地調查。但是事實是無可否認的，於是「奧赫拉納」不得不執行法院的決定了。

在判決之後，只有一件可注意的改變：瑪雅可夫斯基接見外人比較容易些了。他的母親和姊姊常來，並且把他最珍愛的東西——書——帶給他。接見的時候非常短暫，不超過十分鐘，而且常常很激動。接見室裏是黑沉沉的，面孔蒼白，皺縮的瑪雅可夫斯基被兩扇鐵格子和家屬隔開，當中有一個守兵像鐘擺一樣地逛來逛去，因之他們祇能模模糊糊地看見他一下。

整個監獄的氣氛給瑪雅可夫斯基的母親和姐姐一種壓抑的感覺，她們在看到他之前須經過四五道上鎖上柵的門。但

是弗拉狄密爾却面無懼色，而且說話更是利快，雖然，顯然的，他覺得這是很不容易的了。

同時，莫斯科的「奧赫拉納」繼續調查瑪雅可夫斯基的個人歷史。他再度被審問他與洛汶斯基監獄越獄的關係。我們一再地在「奧赫拉納」記錄中看到這樣的語句：「否認屬於任何革命組織。」

一九〇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瑪雅可夫斯基聽說他的案件已經提交內政部。因為難望這會給他的情況以根本的改善，所以他隨即利用它來請求准許他參加全體體操。

顯然的，書已經不再是什麼安慰，寫詩也不是安慰了。以前從來沒有寫過這麼多的詩。他已經把一冊筆記簿寫滿了詩。他的作品是要被檢查的，雖然很少是從所謂文學的

觀點來檢查：筆記簿的頁子都寫上號碼以防他撕去，而本子又是用粗綫釘起來的，綫端用監獄的印鈐封牢，沒有一個人他可以將自己的詩讀給他聽。在浴室裏，他再也看不到特烈馮諾夫；無疑的，他已經被移送出去做苦役了。可是，如果特烈馮諾夫知道了他，一個宣傳家，黨的城區委員之一，在寫詩的話，他將說什麼呢？而且這是不是需要的呢？

在布提爾基監獄裏，瑪雅可夫斯基在他自我教育的過程中完成了另外的一面，這次是帶着文學的傾向的。此外，我們還看到，他以爲藝術是一種黨的責職這一認識的覺醒。在這裏，在一〇三號的監房裏，瑪雅可夫斯基那決定他全部未來事業的精神生活的轉換點已逐漸成熟。五年以後，他才寫穿褲子的雲。如果五年使他與這般完美的傑作的寫作生活脫

離的話，那末在布提爾基的那幾個月裏，急於要求藝術的表現的心情該是多麼的迫切啊！

政治呢還是藝術呢？——那是瑪雅可夫斯基從未遇過的進退兩難的問題，不管是在當時還是在以後。瑪雅可夫斯基自己在自傳裏諷刺地稱它爲『所謂進退兩難』。的確如此，那不過是一個似是而非的進退兩難而已。瑪雅可夫斯基並沒有因爲藝術而拋棄政治活動，但是，他以天才的明察，把屬於革命的東西以及他獨自能夠貢獻的東西都貢獻給了革命。祕密革命家的瑪雅可夫斯基就寄託在詩人的瑪雅可夫斯基的身上。

「我能樹立起什麼來反對那曾攻擊過我的過去的美學呢？難道革命就不需要嚴格的訓練嗎？我到黨同志梅德維達

「夫那裏去，說我想創造一種社會主義的藝術。」

瑪雅可夫斯基在他自傳中這樣的寫着。可是他並沒有誇張，並沒有使過去適應其後所發生的。問題就這樣一開始真實地呈現在這位十七歲的社會民主黨的宣傳家面前：「我想創造一種社會主義的藝術」——勢必如此。

實際上，走向一種社會主義藝術的道路對於瑪雅可夫斯基其實遠非易事，這是另一問題。但是在他一生的那個時期，當他最先是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家的時候，這創造一種社會主義藝術的偉大理想，在他看來，似乎是簡單而自然的。

瑪雅可夫斯基自傳式的自白中的這一段記載是應該得到全部無條件的信任的。當然，從當前歷史的高度回顧起來，創造一種社會主義藝術的道路，顯然無須乎瑪雅可夫斯基從

黨的活動中退却下來。尤其是，在他從社會民主黨的環境中退出來而且涉身於一羣完全不同類型的人們中間，即未來派中間之後，他有着一種趨勢，忘掉了什麼是他走進藝術園地的目的。然而，要想了解作爲蘇維埃時代最優秀和最有才能的詩人瑪雅可夫斯基，我們若不把存在於他所創造的一切與他早年作爲一個革命者的活動和計劃之間的直接關係銘記在心的話，那將完全是不可能的。

莫斯科的「奧赫拉納」在瑪雅可夫斯基的案件上與內政部交換意見，並且勸告將他充軍到納里姆地方的托姆斯克。左別尼亞去，在公開的警察監視之下住三年。

這個宣告對於他的家庭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不知道弗拉狄密爾是以爲無論如何充軍要比連全體體操也似乎是一種佳

運的獨身監禁好些便自安於這個理想呢，還是他不過爲着母親的緣故才作一個勇敢的代表，但是當他母親來看他的時候，他說道：

「嗯，別人能吃得消；我也能。」

決定還是利用弗拉狄密爾的先父，一位財政部的官員的關係和聲望設法修正了判決。弗拉狄密爾的母親到聖彼得堡去，回來時一心等待着她努力的結果。

一九一〇年一月八日的深夜裏，有一個衛兵掀開了一〇三號監房的嵌板，喊道：

「瑪雅可夫斯基，準備好你的東西，出獄了！」

這位犯人斷定他大約是要送出去充軍了，但是在監獄辦公廳裏，他們對他說已接到「奧赫拉納」的訓令，在警察監

視之下釋放他出獄。他所有的東西都歸還他了，祇有那本寫滿詩的筆記簿例外。監獄檢查了一下，看各頁是否完全之後，顯然是斷定內容有問題，便扣留下去了。

偉大的俄國十九世紀文學批評家伯林斯基，論涅克拉索夫的第一卷詩思想和聲音時說道：「詩歌中的庸俗是不能忍受的。」後來，涅克拉索夫把他早期詩歌的這個集子未售完的本子完全買來，並且把它們毀去。

談到他這第一冊詩歌筆記簿時，瑪雅可夫斯基說道：「應該謝謝監獄當局，當我離獄的時候，他們把它拿去了。不然，我也許會印出來哩！」

無疑的，在瑪雅可夫斯基作品裏，這本筆記簿一定佔着思想與聲音在涅克拉索夫作品中同樣的地位。不然，詩人

爲什麼帶着感激回憶起典獄官來呢？

弗拉狄密爾不預先通知她，而且出乎意外地抵到家裏。他抱起他的母親，幾乎用接吻窒息了她。然後他開始洗臉手，並把自己修整起來。但是他情不自禁，用滿是肥皂沫的手又去擁抱他的母親和姐姐，並且在走廊上跑來跑去。他從牢裏回來還是穿着去年夏天被捕時穿着的斯特勞圖諾夫的制服短襖。那是很冷的一天，他的冬季外套還在當舖裏。家裏照常是沒有錢贖外套，而且也沒有東西去換當。但是怎樣也不能使弗拉狄密爾呆在家裏。就在那一天，他跑去和他的朋友，而且祇穿着他夏季的短襖在寒冷的天氣裏東跑西走。

令他回憶起監獄來的一切都使他生厭。爲着這個理由，他有好久不能吃燕麥麵包。有一次，當他在戲院裏發見他的

置衣室的牌子是一〇三號時，他轉身回去，要把他的外套必須掛在另外一個鈎子上，弄得侍者大爲驚訝。

瑪雅可夫斯基在他的自傳中說到他在布提爾基監獄中所度過的時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時期』。

他底出獄是和他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性質的躍進，卽他在藝術園地裏的出現，是同時發生的。